

付
14

限 威 季 主 編

彌縫地球分裂

天文臺

期三第版滬

爭取人類生存

不要爲「美國借款」所誤.....陳孝威

外交政策的再檢討.....徐芸書

論政.....鄧之誠

論外匯平衡工作.....盛慕傑

革新政治聲中之行政效率問題.....劉季伯

蒲立德「訪華觀感」書後.....任傑

憲政與吏治.....章士釗

法國第三共和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基礎.....樓邦彥

暫止園睡錄.....周今覺

疚齋日記.....冒鶴亭

朋談雜記.....陳頌洛

孟買紀遊.....丁則良

春在堂談薈.....荆嗣佑

三十六十年一月合刊

天文台第一卷第二期 目錄

THE OBSERVATORY PRESS

會師東京圖（封面）	徐悲鴻
戡亂軍事勝敗決於那一點？	陳孝威
我國新國防機構之制度與運營概要	吳石
對日和議的程序與重點	陳鏞浩
憲政與吏治【上】	章士劍
行政改革的重點	劉季伯
利用外資與門戶開放	
現代國家的道德基礎	
論戰爭罪犯	
抗戰以來中國教育之失敗	
由「助學」而推論「助校」	
保持書生本色	
中國語的語義變化	
什麼是中國文學的主潮	
中華語的語義變化	
藝文	
春在堂談舊	劉季伯
今覺庵日記摘要	周今覺
近人詩話	胡嗣佑
從陳子展講郭沫若	朱自清
井岳秀軼事	王鐵崖
題內定草	高名凱
牆	賀太平
王夢鳴	陸丹林
章曉萍	

★ 刊合月十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

本刊廣告價目

地 位	一 期	二 期	三 期
後封面・後封底	三百萬元	五百四十萬元	七百二十萬元
目錄前第一面	二百四十萬元	四百三十二萬元	五百七十六萬元
普通全面	一百八十萬元	三百二十四萬元	四百三十二萬元
半 面	九十九萬元	一百六十二萬元	二百一十六萬元
四 分 之 一	四十五萬元	八十一萬元	一百零八萬元

交 通 銀 行

業 務 綱 要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存款匯款
放款貼現

儲蓄儲券

信託保險

倉庫運輸

實業投資

分支行處遍設國內外各埠共二百餘處

號九九九路西京南海上
七一八九號掛報電
九一九一六〇六〇〇六話電
處理管總

號四十路一東山中海上行分海上
郵各接轉四〇五三一話電 七二五六號掛報電

號九十六路江九海上部託信
九四六四一八二八〇一

福建省銀行

各省設遍行分各

匯款迅捷 手續簡速

總行：福州 指揮四號
上海分行：南京東路二七〇號
北京分行：南京西城根二七〇號
天津分行：北安門外西大街二七〇號
電話：三一六〇二二一三

鹽業銀行

本行創辦年四

經營商業銀行
及儲蓄業務

上海北京路二八〇號
電話：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創立年八十國民
務業代及口出進
產外內國理銷運之品

地址：上海海濱路100號
電話：二九一六五五八二
電報號：九四九三（文中）
郵政信箱：三五〇二

四海豐有限公司

同心銀行

經營銀行一行切業務

總行：重慶
場第一模範市
上海廣東路一四二號
分行：昆明、成都、南屏街
電話：一四五九
▲其他各地均有通匯

亞細亞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項目

鑄鋼件·洋釘·鋼索·鑄鐵件
木螺絲·機器螺絲·鋼錠·鉛錠
鉚釘·合金鋼·鋼絲·有刺鐵絲
輕金屬鑄件

廠址：上海河間路379號 電話：52010, 52020, 52030

辦事處：上海北京東路356號606——7室
電話：96425 94803

日亞鋼業廠

本廠出品

- 1. 竹節鋼
- 2. 元
- 3. 角鐵
- 4. 扁
- 5. 彈簧扁鋼
- 6. 洋釘 鐵 鋼

辦事處：上海大名路一九五號

電 話：四六九九八號
廠 址：上海平涼路一六二八號
電 話：五一〇四五五號

天文台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會師東京圖(背面)	徐悲鴻
不要爲「美國借款」所誤.....	陳孝威(一)
外交政策的再檢討.....	徐芸書(五)
論政.....	鄧之誠(一〇)
憲政與吏治(中).....	章士釗(一四)
論胡適之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	許國璋(一一一)
論外匯平衡工作.....	盛慕傑(一一七)
選舉辦得好嗎?.....	陳孝威(一一一)
革新政治聲中之行政效率問題.....	劉季伯(二二五)
保障言論自由.....	高莫野(四一)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刊合

THE OBSERVATORY PRESS

藝文

蒲立德「訪華觀感」書後.....任傑(四二)
法國第三共和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基礎.....樓邦彥(四六)

閻錫山「反階級鬥爭」的法寶.....本報記者天建(五一)

暫止園壁錄.....周今覺(五一)

疚齋日記.....冒鶴亭(五四)

朋談雜記.....陳頌洛(五五)

孟買紀遊.....丁則良(五七)

春在堂談叢.....荆嗣佑(五九)

龍.....賀太平(六一)

上 海 天 文 出 版 社 發 行

立創年三國民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經營存款匯兌及一般銀行業務

總行

上海江九路五五二號中西江海上行各處接轉三六八二一：電話（口路江九）號五五二路中西江海上

分行

無錫	香港	長沙	蘇州	昆明	重慶	漢口	廣州	廈門	南京	天津	北平
處事辦行分											
下城	南北	小梨黃	天西東	北		四川	西小新中復林南	八靜			
京	馬白	家津	平			北	東開中中	正興森	京	仙安	
關北南	路樓棧園	城城				門	門路路路	中西	路橋寺		

上海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鋼鐵器俱 ★
冶鑄鋼鐵產品
★ 軋製鋼鐵材料

總公司：上海博物院路十四號二樓
電話：二〇九九四號
第一廠：吳淞、張華浜、西
電話：(02)六五〇〇〇〇轉二〇分機
第二廠：上海黃興路二一四號
電話：(02)五〇四二二二號
第三廠：浦東周家渡

不要爲「美國借款」所誤

陳孝威

「要不爲借款所誤」美國借款

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宗法社會理學，而翻案爲「餓死事大，失節事小」之共產國際號召，是非之無涯涘，道德之無標準，蔑以弗加矣！使倉廩猶實，衣食猶足，則「餓死事大，失節事小」之共產國際號召，不攻自破，安能驅天下於自相殘殺之途？戰勝國除美國外，如英，如法，戰敗國如德如日如意，雖因戰爭熾烈，破壞慘酷，而人民生活程度，遠不及戰前水準十百千萬份之一，但因人人有生活技術，而科學生產，日新月異，假以時日，恢復舊觀，可操左券，故其渴望和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國更不能例外。因是之故，美英法德日意諸國，雖有「餓死事大，失節事小」之共產份子，潛伏其間，而武裝作亂，則尙未之前聞，蓋去其亂因，而治平與富強，不輕而自至，此治史者不可不知也。

中國之積弱，自家天下始。五千年來，上有文武成康之政，中有漢唐之治，近有康熙乾嘉之休，皆經若干年之互相研殺，血流漂杵之後而物阜民康，斗米三文，天下之至殘酷，孰有甚於此者，而美其名曰：「文武成康之政」，其代價之大且鉅，可以發人深省。

孟子論政：「民爲重，君爲輕，社稷次之」。又曰：

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驕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藏富於民之急有如此者。但自秦天下以來，竭天下之智勇精力以奉一人，天下但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人民，君之所好之，君之所惡惡之，古所稱：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蟻，傍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者，不可得而聞矣！上溯而至神農氏教人稼穡，燧人氏教民取火之創作，下逮后稷播時百穀，大禹平定水土，十不得一見焉。秦始皇燔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去古已遠，創作更不可見。歷代帝王，雖有迎春勸耕大典，垂諸法令，亦不過虛應故事，無多創作，日居月諸，生齒繁殖，使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天下猶可以相安。但歷史之所揭載，以不事家人生產爲高尚。流風所煽，生食分途。漢以選舉取士，唐以科舉取士，驥聰明材智之士，驚爲文章，以「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爲至高之人生觀，於是士大夫階級不自知夷於不生產之列。中國廢科舉，興學校，將近五十年，而績效未彰，雖緣辛亥以還，兵戈不息，而士大夫階級之「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之人

生觀，高於一切，亦即不事家人生產，階之為屬。於是耕稼陶漁，委於蚩蚩者氓，求如舜之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不可得而聞而見矣。

數千年來，統治者統治之對象，為士大夫而非農工，關於錦繡士大夫階級之典章文物，包羅萬象，無美不臻，狃於秀才不造反，天下定於一，不暇計及如何足食足兵而富強，一如華盛頓之創業垂統，美洲至今賴之。

殊不知一國之安定與否，雖繫乎士大夫階級之傾嚮與否，而制產之能否紓國用？尤為治亂安危之樞紐。孔孟二聖，言之綦詳，中國農民居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使一家胼手胝足所入，不能溫飽其父母妻子，國烏有不亂？使家給而戶足，風調而雨順，國泰而民安，雖有點者，無所施其技。

歷治統治者，不從根本上謀所以改善農民生活，增加農村生產，以符合「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信條。惟從錦繡士大夫入手，已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迨乎用兵連年，徭役不息，國法紊亂，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盜賊蠭起，政失常經，賄賂公行，而稱王稱帝，觸目皆是。不得志於時者輒耕太息作可取而代之迷夢，而農民迫於生活，揭竿而起，二者相煽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魏晉以來，易代相望，皆不能逃此例。

民國建元，歷卅七年，教育方針，一仍舊貫，祇造就失業人士，而鮮生產專家，人民失業日多，社會不安日甚。據某負責者告余曰：「上自中央國民政府，下迄地方縣政府，全國公務員可能收納之數量，不及四十萬席次，而綜計大中

美 國 借 款 所 为 不 要

小學生畢業人數，將達四千萬人，小學畢業或中途輟學者，則為鄉鎮遊民，中學畢業或中途輟學者，則為縣治遊民，高中畢業或中途輟學者，則為省會遊民，大學畢業或中途輟學者，則為都市遊民，如一家五口計，一人有四人之負擔，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將有一億之人，生寡食衆，至於此極，國安得不亂？余聞之戛然而驚曰：歷史錯誤已有以鑄成之，重以八年之抗戰，竭力以赴，精疲力盡，變本加厲，遂構成共產黨稱兵作亂之有利條件，雖無共產黨勾結外力憑藉外力亦難免於亂，共產黨特為稱兵作亂者之符號而已。

吾人既知共產黨叛國時代背影與其歷史來源，則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剿匪方略之正確，實罕其匹。政治包括經濟，而貨幣惡性膨脹，使物價直線上升，社會不安日甚，是為中國目前最大敵人，蒲立德已慨乎言之矣。蒲氏以三年為期之剿匪軍事，建議美國政府於三年內貸款十三億五千萬美元予吾國，以六億美元，援助吾國政府，從事改革。六億美元，用作廢棄物資之運輸及美國運輸人員之酬報，以及石油汽油糧食等物品之代價，又幣制基金一億五千萬美元，條分縷析，網舉目張，對症下藥，一針見血，出自民間輿論，尤為難能可貴，宜為美國政府所充分考慮，採納施行。誠能如是，不必俟諸三年，即可結束戰爭。惟天下事安能一一盡如人意？使美國今日猶處戰時，杜魯門總統仍獲國會戰時之授權，則此十三億五千萬美元之貸款，可以保證確鑿之聞，可以立致，不僅中國剿匪軍事立可結束，而遠東和平，亦可確保，推而至於世界和平，亦可透露曙光。不幸民主國家，發言

盈庭，意見紛歧，而第三國際在美國之潛力，實駕中國而上，其不出以全力破壞者幾希！即此一因，已足夷蒲立德建議於無足重輕之地位，或迂回延宕之情勢。我政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衆芻輶粟，劍及履及，若不求自力更生，鮮有不陷於一誤再誤者！筆者以人民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結束軍事，惟恐不速，安有不竊望美國貸款立成事實者，然

盱衡時勢，未敢遽抱樂觀，但亦不悲觀，故有「不要為美國借款所誤」之呼聲，誠非得已也。

美國對華政策，一誤再誤，實自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訂立雅爾達協定始。故總統羅斯福之受第三國際包圍，一舉一動，有第三國際之提線，如畫可掬。蒲立德氏但知此協定貽害中國無窮，殊不知資本主義大本營，早已楚歌四面，青天白日，鬼影憧憧，不必俟馬歇爾氏之來華斡旋，而後知其為助長共匪擴軍也。

當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投降消息甫抵重慶山城之際，舉國狂歡，嘉陵江頭，亦難例外，筆者有「勝在那裏」一文之作，（參看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天文台通報十六期）非無病而呻也。以軍事而言，政府有美式裝備三十七師，合計其他對日作戰部隊，不下三百萬員名。佔空間，較共產黨所佔有者，不止倍蓰。政府軍之優勢，不可以數計。是後因美國保證，而有毛澤東之來重慶，踵之

有馬歇爾率命東來，因有政治協商之場面，皆為第三國際導演下之一幕，不僅中國政府墮其彀中，即以一代稱雄之馬歇爾元帥為人所賄，迄今猶不自知，第三國際之深入美國每一機構，不必俟檢舉而後知。當政治協商會議如火如荼之際，筆者在渝常鬱鬱不樂。所親某中將詰之再三，余不敢自隱，坦白語之曰：「政治協商會議，等於翻戲黨戲法。美國援助，終不可靠，縱有援助，必不痛快，或中途食言，蓋有第三國際從中作祟，轉不如蘇聯之以共產黨為附庸，來得神祕與貼切。」夫不深知第三國際在美國之活動者，不足以言美國之外交，美國政府之一舉一動，不僅在蘇聯情報網之中。且在第三國際直接間接導演與決定影響之中。

而蘇聯之行動，固非美國所能導演與決定，且因「鐵幕」重重之故，玄之又玄，遠非「天真」之美國人所能捉摸與窺探。將來或政治解決，或戰爭解決，主動操於蘇聯。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不能相容，舉世周知，但在某種環境之下，為假結合，未嘗無其例，蘇聯與納粹德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以瓜分波蘭，即為明證之一。共產主義視法西斯組織為死對頭，尚可因利而合，孰謂在第三國際滲透已深之美國政府與社會，而能保持獨特精神，不受蘇聯之玩弄耶？自聯合國至外長會議，無慮七八次，蘇聯所不同意者，無一能收效果，縱使形式通過，亦等於零，執此而言，謂蘇聯玩美國於股掌之上而有餘，誰曰不宜。知乎此，不難瞭然美蘇之間雖時露極險惡之形勢，而不能且不易立即開火，固瞭如指掌，蘇聯能操戰爭之主動，而其政治、經濟、軍事之

總力不足以副之，斯爲美蘇不易立即開火之最可靠看法，顧自今五年之後，蘇聯握有原子炸彈，則不作如是觀矣。

美蘇之間無戰事，（美蘇戰爭，無論誰勝，皆同歸於盡，其他各國，亦不能例外，是以吾人決益最大可能，訴諸理智，而不訴諸戰爭）。則總預算之外，皆視爲必要之支出，對華貸款，與國庫支出之性質，雖屬有間，但美國當局之心理，不無視爲國庫之支出也明甚。吾將以美國貸款中國與否？卜蘇聯在美地下工作如何耶？

有此數因，則蒲立德氏之貸款建議，雖無悲觀之理由，但亦不可遽抱樂觀，是爲應付空前嚴重局面應有之抱負。貸款成，視爲例外，貸款不成，視爲意中事，以此爲出發點，而處理政治、經濟、軍事，雖未必即告有成，但決不失敗，古所謂恢恢有餘，其在此乎！有此決心與抱負，美國借款，不招自來。自助人助，舍此莫由。

吾人鑒於內外形勢之空前嚴重，而能決定一切之軍事，不能不深自檢討。長期戰亂，不可避免，世界戰爭，不可避免，吾人如何不捲入世界戰爭。或不幸世界戰爭爆發，吾人猶有考慮參戰與否之條件，是皆不能不未雨綢繆者也。十數省廣泛地區之攻守，專靠軍隊，縱十百倍於今日，亦犯「無所不守，無所不弱」之兵家大忌，惟有軍隊與民衆構成不可分之戰鬥體，方能殺敵致果，於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宣傳民衆，生產民衆之老套文章，不能不澈底做去。過去點線之戰略與戰術，似有局部修正之必要。孟子有言：「諸侯之所賣者三：土地、人民、政事」。克羅塞維慈氏有言：「僅

佔領土地而不能殲滅敵人之戰鬥力，不能謂爲勝利；僅殲滅敵人之戰鬥力，而不能消滅敵之意志，亦不能謂爲勝利。」基此東西二聖所言，則一年以來，俘獲匪軍官兵若干？槍砲輜重若干？殲滅匪軍若干師旅？不能不校計索情，以求對策。彼以詐，我以信。彼以暴，我以仁。彼以第三國際共產主義爲攻勢，我以民族主義，迎擊而突破之。彼以社會革命爲對象，我以民生主義逆襲之。彼以民主口號，掩護其一黨專政，我以民權主義，實現民主，左右旋迴而崩壞之，反被動爲主動，轉守勢爲攻勢，急起直追，不可或缺。政治勦匪、經濟勦匪、軍事勦匪、構成努力之合成功力，事半而功倍，莫善於此。非戰區之生產建設，不當因戰區匪軍之流竄而停頓，且因之加強，寢假使非戰區成爲戰區之後勁，戰區作爲非戰區之前茅。作內政，寄軍令，務使匪軍暴徒，無法潛匿於我戰區及非戰區，一如共產黨以外之人，無法生存於所謂「解放區」，陣線先求分明，然後再進以求「守長江者必守淮」之古訓，作有計劃有組織之廣大地區堵勦清勦追勦團勦助勦等部隊，分期分區，付之實施。前方殺敵，後方生產，農工政策，特別着重。今年農貸工貸爲數雖可觀，顧未能澤被工農，半爲中間階層所沾潤，明歲春耕，當實事求是，而籽種改良，森林推廣，附業增加，與緝捕盜匪，同列爲考成，易曰：「正德利用厚生」。又曰：「師出以律否藏凶」可以爲斯文之結論，顧非起聖賢而爲封疆大吏，安能致此者哉！

外交政策的再檢討

徐立云書

外交政策一個名詞可作兩種解釋。有時這個名詞是指外交家在國際間縱橫捭闔的手段，有時這個名詞是指整個國家

對於國際關係的確定觀念。以中國今日的地位而言，我們談不到使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去操縱國際的局面。但以今日的世界情勢而言，我們必須有一個對於國際關係的確定觀念，作整個國家行動的方針。

中國今日的外交，無疑的是走親美的路線。中國代表在最近聯合國大會上的初期行動，似乎透露一種超然美蘇之外的空氣，但自發表限制否決權的建議以來，這種模糊的空氣便已廓清，中國的親美路線便已十分確定。不過我們雖有親美外交的事實，而我們整個國家對於親美外交的得失利害以及在未來的發展，還沒有一個清晰的完全的觀念。非但一部分民間的輿論在過去兩間中常發懷疑親美的論調，就是我們的政府也是始終屢作既不親此亦不親彼的表示。這都顯然表示我們還沒有一個清晰而有力的外交政策，足以積極的指導我們整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行動。

「橋樑」觀念的批判

許多人所以常有懷疑親美的論調，是由於用了一些籠統

的見解來處理具體的問題，或用了一些陳舊的觀念來衡量最新的事實。

一個最籠統的觀念便是中國應作美蘇的橋樑。持這種觀念的人，總以為中國要中立於美蘇之間才是保持中國的獨立與擁護世界的和平。殊不知中國是否能夠保持獨立，不繫於中國能否中立於美蘇之間，而繫於中國能否自由選擇中國的道路。中國或是親美，或是親蘇，或是中立於美蘇之間，都要中國自由選擇。如果中國應當走親美的道路，而竟受國際的壓力不能走親美的道路，那便是中國已喪失了意志的自由。如果中國喪失了意志的自由，便談不到什麼國家的獨立，更不談對世界的和平負什麼責任。

自對日戰爭結束以來，美蘇兩國對我的關係呈現顯然的不同：（一）美國已與中國解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而蘇聯新中國取得租港駐軍及共有鐵路的特權；（二）美國協助中國政府進行復員的工作，而蘇聯給予中國政府的反對黨以動員的便利；（三）美國準備與中國在經濟上合作，而蘇聯自中國取走足以幫助中國復興的物資。這都是最明白最基本的事實。羅斯福總統簽訂雅爾達密約也是一件對我不友好的行動，但根據密約自中國取得不正當權利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

，事實上中國在東北恢復主權也遭受了美國的援助。所以就中美中蘇的關係來比較，我們天然要選擇親美的道路，無從有什麼無偏無倚的道路。至於說超然美蘇之間，自居一個調人，我們沒有這樣的力量，也不必抱這樣的空想。

有一些人憤慨蘇聯的行動，也憤慨美國的行動，總是把蘇聯和美國對我的行動看成性質相同的行動，把中蘇和中美關係看成同等的關係。這不是有什麼超特獨立的見解，而只是喪失了分別恩怨裁判事實的天然能力。這樣的人物不應該談什麼是非利害和國家的政策。

否定強權政治的時代

一些人所以把中美中蘇的關係等量齊觀，是因為有了一個「強權政治」的觀念。他們以為國際的關係無非是強權所支配，美蘇是世界兩大強國，便是兩個強權政治的代表。所以他們總是發出一種警告，叫中國不要作了任何強權的附從者或犧牲。

然而這種觀念實在已經不合時宜了。這已是舊時代的觀念，再不足以衡量新時代的事實。有幾個特徵都表示二次大戰後的世界已走入一個否定強權政治的新時代：

第一是蘇聯的極度集權政治的暴露和這種集權力量的向外猛烈擴張，挑起了蘇聯以外世界的普遍的警覺，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警覺，也就是反強權政治的警覺。人類的歷史上沒有存在過這樣普遍而深刻的反強權政治的警覺。

第二是美國在戰後的世界獲得了非常卓越的領導地位，

而美國正是近代列強中惟一傾向於理想的國家。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史大林簽訂雅爾達密約，不論動機如何，還是一種帝國主義政治家的行逕，但是戰後蘇聯的行動已使美國不能不否定了「绥靖」強權的政策。自杜魯門在一九四五年冬發表十二點原則的演說以來，美國維護民主政治與主權國家的決心和行動遠比羅斯福時代要具體而堅定。

第三是中國以被壓迫民族的代表興起於戰後的世界。中國在長期的對日抗戰中還是一個運命不可預定的國家，但中國現在已經過了八年危險的民族戰爭，並且經過兩年來國際被動下的危險的內亂，而後屹然存在，依舊前進，這才使中國在國際上占一個真實的重要地位。以一個四萬萬人的古文明的被壓迫民族而在國際間占一個真實的地位，這也是歷史尚未有的事實，也足以表示今日的世界已走入否定強權政治的新時代。

中蘇恢復友好的道路

我們站在反強權政治的立場，並不是不謀中蘇友好關係的恢復。不過中蘇友好關係的恢復要等待到具備了一個必要的

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中國完成戰後的復員和統一的工作。以東北的情形而論，中國如果削平了共產黨在東北的武力，蘇聯便不能不謀恢復中長鐵路的正常運營，不能不交還中國在旅順大連應保存的權利，那麼中蘇在東北的正常關係便不難恢復。如果東北常此陷於分裂和戰亂，中長路和旅大的問題便常此不能解決，中蘇在東北的正常關係便常此不能恢復。同樣以西北的情形而論，如果中國內部的大局能夠抵定，伊寧的問題便不難解決，中蘇在西北的正常關係便不難恢復。如果中國的大局常此紊亂，新疆的危機便隨時可以擴大，中蘇在西北的正常關係便永遠不能恢復。

國民政府對於恢復中蘇友好的這項必要條件，具有很清楚的認識，並且有很堅強的決心要求得這個條件。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立法院批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日蔣主席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革命的重大目標第一項便是「恢復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個九一八紀念日，蔣主席的演說又指出「廣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東北才是國民革命的目的地。」兩年以來國民政府不斷宣示完成統一的決心。蔣主席在本年七七前夕的演詞還是指出若不能削除內亂，完成統一，便是八年的抗戰失其意義。國民政府因為有了這樣堅強的決心，所以能克服兩年來危險的環境，中蘇友好關係在未來的恢復。

然則中國並不能不謀統一以求蘇聯的同情，而正要完成

統一以求蘇聯的尊重。換言之，中國並不能放棄反強權政治的立場以求中蘇友好的恢復，而正要確定反強權政治的立場以謀中蘇友好的恢復。

中美關係的前瞻（一）

魏德邁聲明的再認識

魏德邁調查中國政情後發表的聲明，可以作為了解中美今後關係的重要關鍵。而要認識魏德邁聲明的意義，不能忽略兩項基本的事實。

第一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什麼。許多人以為魏氏的聲明批評了中國的內政便是傷害了中國的主權或尊嚴。然而魏氏的聲明是否傷害了中國的主權或尊嚴，不繫於是否批評了中國的內政，而繫於代表美國何等樣的政策。史迪威和魏德邁協助中國編練新的軍隊，馬歇爾調處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爭執，都是美國與聞中國內政的行動，然而這些行動都不是代表抑制中國的政策，而是代表增強中國的政策，所以非但不傷損中國的主權或尊嚴，反增強中國的力量與地位。同樣魏德邁批評的目的為是求中國的進步，不是求中國的削弱，所以他的批評便也適足以幫助中國，而不會傷損中國。

第二是中國本身在世界上占怎樣的地位。魏德邁聲明的重點是鼓勵中國依靠本身的努力，於是許多人以為這是美國輕視中國或放棄中國。然而美國是否輕視或放棄中國，也不繫於怎樣援助中國，而繫於怎樣估計中國的地位。中國也是

一個困難重重的國家，然而中國不是那些虐待美元救濟的西

歐國家，也不是急需軍事支援的希臘，土耳其，更不是仰賴美國寬厚政策的日本。中國雖也需要外國的援助，然而中國還是一個依靠自力的國家，並且是一個可以自己主宰的國家。魏德邁的聲明承認中國有這樣自為自主的地位，這不是輕視中國或放棄中國，而正是尊重中國，鼓勵中國。

我們看魏氏聲明裏面最重要的言詞是指出「中國雖經多年之戰事及革命之阻撓與削弱，但仍擁有大部分資源，從事本身復興工作」，是指出「中國之復興有待於睿智之領導與夫道德與精神之再生，而此種因素祇能求諸中國國內。」這些言詞都是對中國很誠懇很深刻的批評與鼓勵，而且深足以代表美國對中國的真正的政策，中國真正的領袖和一般的人民都可以坦率的欣然的歡迎美國這樣鼓勵中國依賴自己的政策。蔣主席在魏德邁去後鄭重提出「自力更生」的訓示，便是代表這個態度。

中美關係的前瞻(二)

門戶開放實施的必要

中國今後在一方面應當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當前的危機，在另一方面必須利用外國的資本從事永久的建設。利用外國資本的方法，便是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使外國的資本直接到中國來經營。

門戶開放政策與依賴外國經濟援助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經濟援助的方式是貨幣或物資的貸與，是兩國間的國家行為，是一方面的負擔，而門戶開放的結果是外國資本的自然流

入中國，是兩國間的私人行為，是雙方面的互利。依賴經濟援助是彌補國家危機的不得已手段，而門戶開放政策是完成國家建設，促成國際合作的根本方法。

我們知道中山先生是主張門戶開放政策的先驅。他在民國初年便一方面反對一般人仰賴外國貸款的心理，而一方面倡導利用外國既成的資本，完成中國遠大的建設。他在歐戰後著成的實業計劃便是一個用外國的戰後剩餘資本開發中國全部資源的計劃。我們現在正當二次大戰之後，也正是一個利用外國剩餘的生產力以完成中國大建設的時期。

一般人的心理自然還是反對門戶開放政策，總以為允許外資流入便是喪失中國的利權。殊不知中國問題根本解決的方法便是完成物質建設，我們若能借助外國的既成資本，迅速完成中國的物質建設，而使中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則雖使外國獲得投資的利益仍對中國有利。反之如果我們不借助外國既成以資本，迅速完成中國的物質建設，使中國的問題獲得根本解決，則我們在世界上終有不能存立的危險，更無由保存中國的資源或利權。

國民政府也不能脫除狹隘的國權觀念，所以國民政府成立二十年來的政策總不能積極誘導外國資本的流入。戰前及戰後的若干建設都不能不借助外國的資本，但這些建設都還限於很局限的範圍。中美的新商約是門戶開放政策的一個步驟，但事實上鼓勵或限制外國投資的權力還在中國政府的掌握。不過外資流入中國終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國民政府應當大膽的推行門戶開放政策以順應這個趨勢。這個政策的

實施自然不跟對美國，但中美的資本合作自然要在中國未來的建設史上和中美兩國交史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

對日政策的問題

中國對日的政策也必須以中國的物質建設有把握為前提。因為中國將要感覺不安的是日本的經濟復興，然而中國又是事實所不許。我們盡可以限制日本的生活水準和工業水準，但日本在經濟上仍可以復興，並且這已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不能預期壓迫日本的經濟復興以慰藉貧困的中國，却必須求中國經濟建設成功而不畏復興的日本。

中國對日的政策也勢必與美國一致，不能與蘇聯一致。因為日本的問題與整個東亞的問題是不可分的，而中國目前在整個東亞的利害是與美國一致而不與蘇聯一致。蘇聯在中國的取得租港駐軍和共有鐵路的特權，自東北取走重要的工業設備，給予中國政府的反對黨在東北動員的便利，把朝鮮割分為兩個不能溝通的部分，製造一個紅色的朝鮮，使朝鮮的問題牽延不能解決，這都是蘇聯的東亞政策，也便是蘇聯「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再起」的政策。而這些政策的中心目的便是使東亞的問題牽延不能解決，藉東亞的不安以加強蘇聯的地位。反之美國在東亞的政策是協助中國政府在戰後恢復已失的主權，是促成朝鮮的民主統一的政府，是給予日本以較好的生存條件，這些政策的目的便是求東亞的安定以促進世界的和平。中國所需要的也是

東亞的早日安定，不是東亞的繼續紛亂，所以中國今日對整個東亞及日本問題的政策，也是和美國一致不能和蘇聯一致。中國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當前的危機，並用門戶開放政策促成永久的建設，則中國不慮不成為一個現代真正的強國，不慮不能與美國永遠保存平等而親密的關係，也不慮將感受日本經濟復興的威脅。中國能夠聯合美國，及一切友好的國家，提攜日本及東亞一切小國，則不慮不能獲得蘇聯的尊重，進而恢復兩國正常的關係。而在這全盤的對外關係之中，對美的親密無疑的是基本的要素。由對美的親密而達到東亞及世界的和平，這是我們在外交上惟一的道路。我們可以毫無疑惑的走這條道路。

十月十一日



論政

鄧之誠

政論

清季王王翁慨于當時外患之深，財政之絀，而歎曰：「今時無政治可言，唯怕鬼弄錢耳。」蓋事事仰外人鼻息，而又力摹新政，浪擲金錢若泥沙，不惜羅掘聚斂以供用。王翁負蓋世之才，咸同之際，平揖曾胡，高隱不仕，張文襄贈詩，所謂十年偃臥衡山裏，奴隸侯王嶧嶢起。早知馬箚重文章，猶倚儒冠侮兵子。而章太炎歎爲明明王翁，如霆如鐘者也。其言如此，不數年，清遂以亡。三十餘年來，日警時艱，猶未能易王翁之言也，可爲深慨者矣。今準王翁之言，將究何者爲政治，及如何而後爲有政治，以爲知人論世之助，則本篇所由作也。

論語一書，論政最備，而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爲其綱領。而語季康子則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語子張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又曰：「尊五美，屏四惡，可以從政。」語子路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語葉公曰：「近者悅，遠者來。」則所指示者爲從政之道，而所謂君臣父子子孫者，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則歸重于仁與禮，以爲治術之本。」即太史談論六家要旨，所謂儒者

以六藝爲法，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易者也。至于所謂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是則列舉條目，兼著效驗，而爲爲政以德之注脚。蓋政以治人者也，有國卽有政，不論其隆污美惡，苟非大亂，卽有政治，故夫子至于是邦，必聞其政。又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則以明雖不與其謀，而可以論之，且未嘗不有助于爲政也。以上所引，爲儒家之言，後世論政者，率不能外之。至于道家所謂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虛無爲本，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者，皆爲治之術。」容與儒家稍異其軌。而儒家言仁義，道家言道德，皆重在愛民，則無以相異。故爲政者，恒參用之，非欲強同也。時有不同，形勢各異，則各得其效，而不能別白之爲儒爲道，亦其宜也。

漢以雜霸爲治，蓋合儒道名法墨與陰陽而一之。而以儒道爲眉目。自後或以法度政教爲政者，則時際衰弛，非法不能振作。如漢宣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是也。有以禮樂刑政爲國之大本者，則喪亂之後，欲以興文復古，粉飾太平，若隋文唐太之制禮作樂，是也。或偶無爲之治，則瘡痍之後

，宜稍緩好，漢世文景之休養生息，是也。凡此皆因時不同

，而施爲有異。然政必有事，其事維何？朝廷高拱于上，百

辟有司，分治庶事，以輔于下，則非人不治，而其端在用人

，一國之用皆資于民，百凡制作，賴之以興，則非財不給，

而其端在理財，善用人者，賞足以勸，罰足以懲。而懲獎之

法，即寓於用人之中。善理財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

取舍之法，即寓于理財之內。故後世從政者，每重視理財用

人二端爲綱領。得者則治，不得則亂。而得與不得，又以法

之行否爲斷。故秦漢以後謂之法治，示與三代禮治有別也。

然徒法不能自行，則賴在上者之守法，不爲親愛而移，不爲

威武而屈。故法不貴于立，而貴于守；不貴于密，而貴于疏

。尤戒生事，戒妄作，戒以喜怒愛憎用事，戒時有更張，苟

持之以堅毅恆久，大行之則大效，一國是也，小行之則小效

，一方是也。善于守法者，雖無過人之才，兼人之力，而時

局往往安定。不善于守法者，雖舉國稱之爲賢，自視亦異等

，一反覆，及乎施爲，往往阻礙橫生，與其所期，適成相反，求治

反亂，求安反危，曠觀史乘，似此者多矣，蓋皆圖治而不知

治術者也。準此以觀，秦漢以後，垂二千年，其間創業多者

數百年，少亦數十年，既無所謂堯舜之主，亦無所謂伊周之

相，且皆由治而亂，由統一而分崩。然往往百年之間，家給

人足，汔可小康，雖或不免外患迭乘，內爭時起，而種姓不

滅，文化悠久，卒賴其時，尚有治人。所謂治人者，不必皆

有奇才異能，唯開誠布公，善持大體，即治績彰著，史冊歸

美。故謂爲治不難者妄也，而謂爲治最難者亦妄也。書史所

記，唐虞三代之盛，貞觀開元之治，則疑其遠于事實，有可能者，有不可信者焉。

清代以外族入主中國，挾其兵威，濟以嚴刑，復善牢籠，時施小惠，遂能綿世垂統，然治績最下，貪汚盛行，二百餘年間，民變屢起，雖曰思漢復明，而官逼民反，始終一轍。康熙一朝，稱爲最盛，而水旱不息，盜賊滿地。理學爲善，黨比朋爭，即此以例，餘時可知，至于清季，遺亘古未有之外患，維新之說，一時蠭起，變法改制，紛紛更張，終無解於失地賠款之辱，民窮財盡之憂，人民集矢專制，求立憲而不可得，乃起而革命，摧枯拉朽，不三月而民國鼎建，亡國之速，自古所未有也。滑稽者謔之曰：「發憤爲雌，勤精圖亂」，下詔罪人，破格用已，述其事則親責用事，賄賂公行，言官彈劾，反以獲咎。尤復勵行中央集權，收北洋所練各軍，盡歸中央直轄，復編練近衛軍，由攝政親統。財則力肆搜括，各省特設財政監理官，權在布政司之上，修改外省官制、民政、交涉、提學、提法、勸業、鹽運、各司道，皆直隸中央各部，以劄督撫之權，而法令多如牛毛，初則取法日本，法律章制，一一摹仿，不問與事實是否符合，但依樣胡蘆，亦步亦趨。繼則派遣大臣赴歐洲考查憲政，所得者又各種不同之法規條文，譯者爲之手疲，閱者爲之目昏，施之於事，處處抵觸。而編造法令者，方自詭爲取法乎上，周密詳妥，傲視舊章，嗤爲腐敗。當庚子之後，以成案則例綦煩，適爲姦吏舞文亂法之資，有詔盡行焚毀，至是新訂規章，數量之鉅，過於成案則例遠甚，而條文之煩，表冊之多，傷時費

日，無益於事，視成案則例之爲害，又加甚焉。預備立憲之詔，久已頒行，而分期預備之事，一事不辦，藉以拖延，人民一再請求縮短年限，嚴遭拒絕，及武漢革命軍起，瀘州新軍響應，乃會皇頒布，太廟信誓十九條，而無人肯予一顧矣。人民爲保護利權，收回外人所辦鐵路，明詔隨種認股，改歸商辦，乃遽食前言，借口商辦稽延，幹路改歸國有，實則以之抵押借款，及川湘爭路事起，受人愚弄，尙主嚴辦，而四川罷市罷工罷學，已無絲毫挽回餘地矣，民無信不立，而政府不示人以信，尙得謂之爲有政治乎？凡此又王翁之所未及，或不屑一及者也，是安得而不速亡。

民國既建，國體由君主而改共和，議員由欽派而爲民選，宜乎有進步矣，而北洋軍閥專政，以武力統一爲金科，以中央集權爲玉律，議會由解散而恢復，由恢復而解散，先後凡四，而新國會非常國會之召集不預焉。約法憲草之修訂，先後各三，卒之成爲具文而已。是安得謂之民主，更安得謂之共和。以致儕成袁氏洪憲，張勳復辟之禍。馴至總統有爭，總理有爭。始則北與南戰，繼則北與北戰，南與南戰，喋血都市，流毒生靈，袁段曹張，覆轍相循，繼踵而敗，北伐軍興，孫吳坐擁疆土，望風披靡，滅亡之速，有類前清。乃知民心一去，土崩瓦解，決非其兵之不強，其力之不厚也。此十五年間，從政者，全付精神，費于調停，奔走，聯絡，逢迎，安有餘力，究心民事。民力已竭，國格日卑，皆非所計，知有兵爭而已，政爭而已，是安得謂之爲有政治，蓋承襲清季之弊，而以兵禍民，又清季之所未有也。如勉強以此

時期爲有政治，則可目之爲軍政，蓋軍人主政，軍權無上也。又可目爲官僚政治，蓋人人志在得官而已，志在發財而已。以視清季，轉更不如，故人人皆有回首光宣亦太平之感。若步步回想，則豈但光宣太平，即前日比昨日太平，昨日比今日太平。生靈何辜，遭此荼苦，憶昔傷今，徒增感嘆而已。

北伐成功，一黨專政，迄今又二十年矣，由抗日而得到

勝利，由訓政而步入憲政，較之辛亥革命，又進一步，國家宜益增強大，人民宜享受安樂，及揆之事實，有大謬不然者，政府討共興師，需要軍餉，乃徵糧于民，財益匱竭，乃加發紙幣，致物價騰貴，國與人民，交受其病。因兵爭不息而農荒；因交通破壞，及國營統制，而商賈荒；因物資缺乏，工價昂貴，工廠多停，而百工荒；因黨爭慾烈，學潮屢起，而士荒。國際地位，日益低落，外交處境，窮于應付，由抗戰博得強國之稱號，瞬得之而瞬失之，誰實致此，孰任此咎乎？人民忍受八年抗戰之苦，勝利而後，猶復苦于兵，苦于匪，苦于征斂徭役，苦于鬥爭清算，田園棄擲，妻子莫保，流離轉徙，命不如雞，生民之酷，未知視巢闐時何若？如尚不及，則滋懼矣；若已過之，則難乎爲繼矣，人民怨嘆呻吟之餘，馴謹受命，自忘其死，未嘗敢于怨怒，是民不負國，國實負民。彼縱庇貪污，飛而食肉，竭人之髓，破人之家，殘忍凶橫，過于寇盜。至于抵盜官物，官籠商利，爲首主謀，法應立誅者，視若無睹，一皆不問，從古爲治，更無奇異若斯者矣。濱溢莫救，貽笑外人，乃有人起而倡議整飭官方，勵行節約，吾人本于智者不失言之旨，則應屏息無言；本

于君子愛人以德及與人爲善之旨，則不忍不言；竊比于橫議罪言可乎？自民初軍閥專政，干戈所指，異黨立權，起而與爭，非以子之矛，不能陷子之盾，故必蒼頭特起，乃能奪得政權。當兵爭肉搏之時，必先標榜主義，宣布政策，以求人之響應。陳義不嫌其廣，唱調不嫌其高，政治之事，條目最煩，委曲至多，又必垂之久遠，待以時日，始或收效，若未計其是否可行，及如何次第施行，則行之難免慙朽，政必待人而舉，若未計人才如何愛惜，如何培養，如何訓練，如何蒐集，及計劃如何審訂，則臨事張皇，非手忙足亂，即事事推諉。故奪政權，並非困難之事，奪到政權以後，如何施為，乃爲至難之事。所謂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及所謂逆取順守者，蓋謂此也。惜北伐成功以後，軍事始終未息，當事者注重黨政軍財之權，而未注重人權，其他諸務，似皆未遑。爲塞人民之望，乃不得不重視宣傳，所謂主義，所謂國策，所謂政策，皆于紙上見之。人人忙于會議，忙于集訓，忙于巡視，忙于宣言，忙于談話，而究之一事未舉。部司則日日草擬章程，視爲成績，無風行雷厲之效，有搪塞推諉之資，效率不舉，百弊叢生，胥由於此。而好自標異者，又不重成規，另外想點事做，成爲不事事之而又生事之惡習。若云改革，此必當首先措意者也。一國大政，無不包舉，軍之與財，特其部目而已，不宜互相牽掣，更不應上下倒置。竭一國之財以供軍用，而政費則視爲不急可緩，爲行政院長者，至告人，籌款之外，安有餘力，以問政事，此與楊國忠身兼鹽鐵度支三十餘使者，又何以異？既云一黨專政，則政之施行，不能不決於黨，而選賢任能，不能不於黨中求之。

黨之利即國之利，猶可言也；黨之利，而或非國之利，將何說以息衆口乎？政既牽於軍，牽於財，牽於黨，政策之決定，及政之施行，政不能自決，而唯視軍與財與黨之意向，以爲從違，如是安得而有政治。今日立國，尙不能脫離國際關係，而積弱之勢，有形無形之間，常不免外力干涉，且或不能不賴外力支援，是皆無庸諱言，於是政之牽於軍，牽於財，牽於黨者，又牽於外交，政之本身，無數縫隙，皆牽於人手，不掣則不動，掣則亂動。政以治民者也，乃不得不撇開人民，世間安有離開人民，尙可目之爲政治者乎？若云改革，凡此所云牽掣者，尤可不亟加改易者矣。

一世之人，正要求民主，而國家亦亟亟規定憲章，即擬施行，皆以民主立憲爲起死回陽之藥，衆志所趨，自不宜違拂其意，唯辛亥之革命，人人皆以爲革命成功，打倒滿清，則萬病皆起，而不意其不然也，民十五之北伐，人人皆以爲北伐成功，打倒北洋軍閥，則萬病皆起，而不意其不然也。七七之抗日，人人皆以爲抗日成功，打倒帝國主義，則萬病皆起，而不意其不然也。今之人，又切盼於民主立憲矣。不敢謂其毫無效果，顧在力行何如耳。若云憲政，仍是以政治爲第一義，如何施政，如何從政，仍須恃政治本身之努力。爲政不在多言，亦不需乎高論。論語所謂尊五美，屏四惡者，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威而不猛，是謂之五美。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謂之四惡。句句切實，皆切於民，尤切於今之民。果能自省，所尊者有一於五美者乎？所屏者有一於四惡者乎？力行不怠，豈特有政治可言而已，治國猶烹小鮮，撥亂反正，只在一反掌之間，當政者，若真心要好，盍稍稍玩味之。

憲政與吏治(中)

章士釗

乃者盟邦之論闡然，謂吾以民主之名，行法昔司之實，中共亦號於衆曰：吾行三民主義，國民黨行法昔司主義，形似之間，不容以口舌爭，久而久之，將不僅對外宣揚為難，即對內而求黨員之統一，亦甚喫力。何以言之？昔曹操下令求賢，指索盜賊受金才堪用世之人，職官爲設摸金校尉，發冢中郎將等號。此作帝與作賊，併爲一事，帝王中殆無第二人爲之。然其效比之貌在求賢，而情在求盜者，遙爲直轍。

禮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樂。漢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誅。宋蘇軾亦言：民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意，今身言之間，似非和合，令意之內，顯有差池。徒執洞洞屬屬之言與令以臨於人，而處處相反之跡與象，已若泥中鬥獸，掩不勝掩，將何以服人心而壹內志乎？

南京卜宅，武城止戈，計今已十八年矣。而國家有漢汗大號，爲庸衆所不解。外國人驚奇者，革命政府是也。昔漢高帝既定關中，陸賈以詩書之說進。帝罵曰：吾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能以馬上治之乎？帝悟，遂開西漢隆盛之基。今日革命政府，是以馬上治天下也。以馬上治天下，愚人將謂政府視天下人鐵蹄下物，惟踐

踏之所至，非惟此也。革命祕舉也，烽火狼鳴，起於暮夜，揭竿斬木，出自叛徒，爲機至逆，舉往往難集；集矣，則往往得天下。何也？以暗攻明，便於着力，以小擊大，易中要害也。今革命以政府名義行之，公文書言之，名曰革命而勢居其反；蓋以明防暗，無異開門揖盜，以大擊小，無異龜牛搏鼠，吾未見効之何自而生。何況此號存在，足令人自危，已之所接，疑無處非成革命。語云：我不能，寇亦能往，或心所啟，竊患難言，倘有叛變，可能在內而不在外。又非惟此也，革命政府在歐洲爲人民敵罪政府之詞，未聞政府以此自居。于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法蘭西總統魯意拿破崙爲稱帝張本，以國民總授票式，求自製憲法權，以七百四十萬票得之。環士學者卜碩德論其事曰：票爲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主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爲，是以革命責魯意拿破崙也。以其事考之，卜碩德所論，殊詞舉而理順。雖吾所號革命政府，乃指周易革故鼎新，應天順人，與卜氏意旨殊科，然流弊所至，易使人奉入魯意壞法諸史實，淆其恩致。前者主席蔣公固將革命政府與他政府不同之處，向友邦說明，誠恐友邦未見漠然冰釋。卜氏復曰：謠龍行苟疊遠者，卽擁有違法之

權。誰能別行「奇疊達，造法之權，又即歸之。此爲吾上文可能叛變之說。故以對內而言，亦恐貽異已口實之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類是也。」

丁戌以前，政局渾洞於南北對抗軍閥把持之中，人厭苦之。其間政士之有公心者，良亦自承無能，甘於淪棄，一心願望嶄然獨立之國民政府，本其發硎新試之政理，創立與民更始之規模，退得自全於王者無外之名，進亦未始無智効一官之想。吾意此種無形洪大之向心力，乃有國之鴻寶，太平之指針，政府僥幸用之，使不南走越，北走胡，其消極所求之穩定力量，較之力征經營，收効尤速。而政府似曰，吾革命者也，了不需此。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人之爲惡，亦何所不至。此次軍興，全國同聲敵愾，除一部分人卓然自立，志節不損者外，乃竟多人翻舉叛旗，敢爲張邦昌劉豫之續，背國家賣祖宗而不悔，此其人雖死不足責，然未始不由政府平日不善安頓，驅向心力使流爲離心力，有以致之。

綜而言之，人才之搜求不廣，作育又未甚中程，因之求治之主，臨事有乏材之嘆。百政散亂，十年不能小成，事述昭然，無庸諱飾。或謂人有能有不能，事有宜有不宜，所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是也。然兵役屬軍政部，未必改隸後方勤務而爲良。公路屬於交通，未必另設運輸統制而即善。兵戎要政，置同奕棋，中樞大員，賤比小吏，頗情俱已熟悉。簽揚概屬扯犧，權限既不明，職守不知所寄，官如傳舍，人同徒隸，虎出鵠毀，坐嘯依然。即此而論，已無從整飭吏治，况其他弊端，尤指不勝指哉！

又吏治之亂，法令之不善有以成之。顧亭林曰：「論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預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益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既而不行，上下相蒙。」（見日知錄）此何其言之似今日也！然不行相蒙之迹，概以貨賂覆之。有明猶不若今日之盛，故亭林未言，近來適應軍事，新生事項如麻，駁枝機關，不可指數，美人訥爾遜言，重慶與生產有關之官署，多至二十六所，推言其他，何可究竟。因之法等牛毛，無從董理。元來之民刑諸法，幾於失效。賈誼昔謂一脰之大如腰，一指之大如股，天下之勢，方病大瘡者。以今日之法論之，誠然誠然。若而法者，以部署異軍而特起，科條乃閉門而自造，三兩科員，希合上旨，心存揩克，盡情鉤距，法系之不知，國脈之不顧，自審其倉促細碎，不入法家之目，難登大雅之堂，輒名之曰辦法。此辦法也，法院所無，他署所不曉，百姓亦未見頒布。立法院之程序如何，早已束之高閣，無人過問。以爲犯則針如棒豆，以爲不犯，則山若芥輕。高下自爲，鬼蜮百出，於是賂多不罰，賂少少罰，無賂滿罰；或賂多多賞，賂少賞，無賂不賞，彼此均相曉於不言。有錢者得生，無錢者尤命。怨聲載道，慙氣千天。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種盜兼聚斂之象，實古今秕政之所未有。東坡義論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立法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有同百萬虎狼，放入山林，以今衡之，真渺乎小已。

即舍貨賂之弊不論，執法亦步伐大亂，毫無見地，獵埋

而孤擗焉，以此召人民之侮噦，喪政府之威信，平價其一端也。前重慶豕肉賣至二十元一斤，市政府雷厲風行，非限價十六元不可。陳訴不聽，關停無効，屠戶至爲之罷市。又限飲食店不得賣肉，設座不得過十五席，使者數十人挨戶點查，如追盜賊，諸店紛紛閉門，以至小公務員無所得食。非惟此也，是諸色人者，罰金而外，市當局捉之遊街，標明罪迹，有同豔面，帽高三尺，狀類無常，四衛九達，招搖而過，遊手望而嗤笑，長者爲之歎歎，轍轂之下，食肉其罪，兒戲之爲，治體何存！尤可歎者，暴風一過，萬木無聲，漫假肉由二十元漲至五十元，市政府反不問，漫假漲至一百元，市政府又不問，漫假漲至一百五十元。市政府終不問，飲食店賣肉加座，市政府更不問。前日之間是，則今日之不問非，今日之不問是，則前日之間非。官府既前倨而後恭，市民乃變本而加厲。百價騰躍，一日三易其牌，政府則迎頭加碼以趨奉之。如某物只售百元，爲之增至百二十元，號曰平價，顧一平之後，價騰躍如故，日三易其牌如故。政府又迎頭加碼以趨奉之，如某物已售二百元，爲之增至二百四十元。仍號曰平價，屢漲屢平，屢平屢漲，如此展轉，價之繩長增高而未有已，豈待智者知之。聞湖南有薛平貴之謠，諷刺主席薛岳，意謂不平不貴，一平則貴，詞雖譖浪，適中物情。迨至政府知難而退，從而放任。價始漸漸衰減，平流至今。

聞之某中央委員，主席所頒手令，年達三千餘通，此不僅立憲國無之，即專制國亦斷乎未見。古者手令，謂之頭子，頭條雙聲，古今異言，猶俗說條子也。此稱未嘗起自何時

，但知中書亦可以之行下。沈括曰，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頭子堂帖，所用如一，特以文之繁簡而殊其名例也。如五代郭威，以頭子命白文珂代王守恩爲西京留守，其一凱從之。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謂後漢劉知遠）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時威領此官）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蓋習爲常事。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見五代史）宋初詔勅之由，號曰詞頭，諱沿五代頭子舊稱，稍加變易。惟此項詞頭，首發中書，由舍人擬稿，儀舍人認爲不合法或他項違迕，立將詞頭繳進，（東坡集中有繳進詞頭狀稿多通）皇帝勢須收回成命。稿經舍人擬定，詔書可頒發矣。僅給事中認爲不合法或他項違迕，立時駁回，（一日封駁如宋紹興間中旨以一醫者之增監浙江稅務爲王居正封駁之類）皇帝仍須收回成命。專制皇帝手令之難行也如此。至立憲之國家，元首一切敕旨，非由首相或他部長官副署者無效，更無縱言。此惟其難也故重，惟其重也故威。令惟不發，發則有雷霆萬鈞之力。今也不然，最高無上之意旨，視同布帛菽粟，日日用之，以云其績，遂成反比。蓋惟其輕也故輕，惟其輕也故棄，相沿既久，奉之者以爲空文，頗之者漸忘前事。一忘之後，百詰咸滑。大抵鈞衡之地，朝日程書。機務重重，何能闡記成案，於是事之複沓不可知，法之衝突不遑計，心機一動，會逢其適，或簽呈一到，隨手批抹，夫墨敕斜封，送憑中使，史家之所太息，宰相之所抗爭，而今之時，則高高在上之威權，於焉運行，令到之處，祇許

陰遠而不許不陽奉，是亦明應其不行而姑試之，或不勝其憤而意求一逞已矣。行焉逞焉，論質將造成奸利逋逃之藪，論量適招致疊床架屋之譏。法之不清，亦何足怪。若曰，此非令也。不過供人參考之具，則愈非元首所宜爲。古者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治體所關，何可不慎。

古賢說令之詳明，莫如管子。其言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所謂令輕，約分五種，一制令，一益令，一不行令，一留令，一不從令。就中留與不行，最爲易犯。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無罪，則是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在官，是威下分也。凡此皆就出令之效言之，至於令之本身，猶有下列諸蔽：一、號令已出，又易之。二、禮義已行，又止之。三、度量已制，又遷之。四、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一言以蔽之，則國家者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或曰，管子所誠，是則然矣。曩言繢進詞頭，封駁詔書，得非苟論其可不可而咸下分歟？曰，否，不然也。詞頭未擬，不得謂之令。擬而未發，仍不得謂之令，在此期內，令方審慎以修之。管子曰，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諸說互參，法家之真解躍然矣。（參看管子法法任法各篇。）

猶有進者，國家用令，有其常程。令之不行，當官是責。即不獲已而三令五申，亦何至以元首詞翰爲之。憶曩與四川邵君從恩，同謁蔣公，邵君爲言，公宜重視用人，而輕視

親事，言婉意賅，頗蒙嘉納。然迄聞手令所指，類屬庶司應爲之件。此中利害得失，寧待再計而知。愚以謂手令之要，視常令何止百倍，是不發則已，發必關乎國計民生之大而別異於泛泛督責之爲，如宋仁宗之廢鹽課是也。時仁宗見到榷鹽之弊，語三司使張方平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周知，當直以手詔免，不可自有司出。仁宗因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至相率迎拜。且刻詔書北京，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手令之明效大驗，尤推此種。若頻頻用之於尋常庶政，此之效驗，何從得哉！昔者呂覽嚴審分之道，曾有極痛切之論曰：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人主好治人官之事，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本，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呂氏春秋卷十七爲善之難，而國且不保；任善之易，而驥稱其力，何去何從，豈不明白。）

宋葉適曾奏言於上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渙，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盡盡，人之志不擴伸，昏然俯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天下之所同患也，而臣不敢諱也。此奏亭林先生曾引之，以證明末勾軍行鈔二事之弊。今之法密，殆遠過於宋明，其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二語，說盡古今惡法必至之勢。蓋此等法者，凡害實

民一分，即利奸人一分，其利害雖相應，而數量則不相應。貧民之膏血有窮，奸人之慾壑無底，追膏血不足以填慾壑時，則國必亡。故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

吾見近來經濟法令，幾無一而能暢行，儻真行之，全國之金融命脈，將見固滯爆裂而死。然則何道以通之？曰：奸僞而已矣。聞一應大小商家，無不有賬冊兩分，貨賂通則無事，貨賂不通，大大有事。銀行雖稍存體面，而其盈虧真相，戶曹亦無從窺目。明知故昧，習爲固然。上以是來，下以是往。中飽者徇偷鼠竊，毫不避人，爲之長官者，至揚言於衆曰：吾之屬員，皆有辦法，寓區於薄俸中討生活，豈非癡呆。辦法者何？奸與僞也。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皆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見酷吏傳）相遁之術存乎奸僞，自古已然，于今爲烈。然國家之金融命脈，至賴奸僞苟活偷存，尙復成何氣象！奸與僞固萬惡，而儻非此二物，從中斡旋，泉府立爲之不流，夫亦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哉？

在昔王安石新法之敗，非必青苗助役均輸用意之不善，亦非當時不爲切要之圖，獨以君子遠避，小人鑽營，（時鄧綰李定蹇序反王子韶諸奸謂之十鑽。）徒法不能自行，作奸遂乃壞事。自呂惠卿之叛已，荆公晚年，已深悔之矣。尋前後執權者，惠卿及章惇二蔡以下，號福建子，司馬君實至自誓不與閩人共事，人雖無恥，而礪有才。今政府所登新政少年，其爲小人與否，吾不敢說，而多條理足幹練六字，不足與宋世福建子抗衡並立，則可斷言。以極小之事言之，茶葉

公司不知茶可發霉，歷年不晒，致孔副院長將敗茶誤贈羅斯福總統，釀成國際譴談。前農本局不知米之爆溼，隨意堆積，至合江米庫腐爛數萬石。尤可哂者，花紗布管理局不知布性，布疋霉損，價抵國幣三萬萬元以上。此種尋常市民之小事，村嫗牧童，皆所習知，號稱人才之府，負開物成務之責者，反不能爲，傳笑四方，糜帑萬億，謂之何哉！夫宋朝新法，得姦人之有才者爲之而無成。今之新政，猥以無才而未必不爲姦者當之，焉能有濟？

名之不正，猶記一事，足與革命政府相提並論。九一八之後，政府反對直接交涉是也。夫號稱國家，避與對手國抗席論事，依賴他邦居間調停，惟三等保護國爲然。而當時謂以消極政策爲足提高國際地位，甘受國際聯盟之欺侮而不却，志在爭高，乃得其最低而不自知，凡略高於此之建議，（如顧維鈞錦州中立之議），一切以喪權辱國爲倒之。不料莊羅乙德所謂自卑雜種，Inferiority Complex（凡心理之錯綜集爲一團曰雜種此錯綜處以自卑爲中心，故曰自卑雜種。自卑云者，唯恐人之卑視我，處處防之復唯恐不至也。）發揮其妙用乃如此。吾所傳一國之人，共飲狂泉，翻以不狂者爲狂，說亦有證。

又晉武帝英主也，一日問大將劉毅，朕可比何如主？毅對曰：桓靈，帝詫曰：何至於此！毅徐對曰：以臣觀之，且不如桓靈，帝曰：何故？毅曰：桓靈鬻官，錢入公庫，陛下鬻官，錢入私門，故桓靈不如。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如斯直言，朕終勝之。此一段事可與蘇軾論事狀連類並觀。

吏治之弊，如右所舉，殆不過十之一二。此外村賣得位

，發揮其長者，當亦有人。然爲先其所急計，如醫生之立醫方，專就受病生理，詳語患者，乃和緩之所不得不然。古者立論，如王充仲長統輩，皆用此法。惟墨子曰，既以非之，何以易之，非而無以爲易，不徒所非未爲灼見。而論國事以什伍克之心理出之。豈愛國之士之所當爲？吾雖不敏，竊爲此擢！

行憲政者，非本文之答案也。憲政之在今日，欲行當行，不欲行亦當行，行之不善，將於弊政之中，增一弊政，行之而適如其量，則在今日，礪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吾不可以不論。夫憲政爲物，本邦無此根蒂，又材器消乏，道德淪喪，一著手而有捉襟見肘之象，無須諱言。吾主張是，前已言之，非如時流之篤信不疑，抑或假藉以爲力政之利器也。特今日人心已去，視西安事變時，衆星拱極，無間仇友者，顯若霄淵之不可接。圖一舉而挽回之，自非耳目嶄新截然異流之政，萬萬無功。語云，當其可之謂時，又云，以其時治考之，則可矣。當茲世界同邊，兩際時可，失機不謀，定致紛紜。夫子產不毀鄉校，歷朝咸重登聞，民意之舒，原未妨嚴明之作政，何況憲政其名，吏治其實，實就而名自成，循名且往往得實，交相爲用，是在賢達，吾不倚此樂爲金丹，復無事畏之如猛獸也。

憲政之基礎在地方自治，此門面語也。原理雖不誤，而由今之道以期自治完成，至少非一百年不爲功。舊普及教育須五十年，而廓清前五十年養成之土豪劣紳，又須五十年也。然則今行憲政，以何者爲根據乎？曰，士君子，自來中國

所行，爲士君子政治，外國所行，亦爲士君子政治，所謂 Gentleman Politics 是也。士君子之盡得而天下即無事，選民真發揮其自動意識，不，有，少數之士君子束縛而馳驟之，惟瑞士之小州或有然，餘則未之聞也。何況吾國之去選民用事，直不可以道里計乎！以吾略觀大勢，吾之得號爲士君子，從事於政治者，數實寥寥無幾。此求所以消納其情感，曲應其希望，饗沃其嗜欲，並同時不令全拋棄其政見，既多途，復多術，遠是途，用是術，而士君子安，而憲政成。夫憲政之爲物，究有何玄妙哉，以是吾之所憂，不在此，而在吏治。

然則吏治何所自始乎？曰，先崇相才。從古君子之風，起於台衡，王者之化，成於執政，不得其人，影響相同。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贊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一事依東坡引）至於寧相好貨，風行尤速，累朝一例，無取具徵。近世民主之論盛，科學之道興，人動以機械目政治，（英白芝浩有物理與政理一書名著也吾國似已有譯本）宰執謂無過庶僚之首班已耳。從來燮理陰陽正證明道之說，率以爲腐朽而不益世用，其或英雄之主，負好大喜功之姿，萬事親裁，自矜智略，每不免降闈像於左右近習之次，視冢宰爲頤指氣使之資。夫人猶是人也，倘其未嘗入政事堂，而氣類相習，脫略形骸，自無所施而不可。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獨其人既作宰相矣，倘爲國家尊重名器，尚不若投鼠者之有所忌，將政風一壓，百僚披靡，因於而國，莫甚於茲。邇者貪濶流

聞，不可收拾，謂行政院不當肩其責任，其誰信之！此非曰，宰臣即如盧杞蔡京輩之奸邪也，就其品位不崇，薄於自待，凡不足為表率處，即開無數倅進嘗試之門，所謂歛後鄭五爲相，天下事可知矣。當時鄭彞並非庸才，登庸亦比肩名相，而時論如此者，無他，不重故也。禮運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夫舍職而至於不相序，君臣而至於不相正，則國家誠不如不置相之爲愈。蓋相者，取鑒於瞽者之不能自進，人自不瞽，何用相爲，既曰相矣，危而持之，蹶而扶之，職責所在，不容不慎，唐平盧節度使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斂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緣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襯襪，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由是觀之，有相如此，何渠不爲國家增重，武人之野心可戢，文人之相率淬厲可知。吾嘗謂辦百賦吏，不如拜一良相，本正而枝自高，源清而流不濁，卽政理通於物理之證也。

然則相才何自得乎？曰，求之哉。古者堯桀不易民而治，元懷皆非異代之才，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夫版築魚鹽，明王發夢，其說似誕，其意則摯。卽下而至於曹操，亦知汲汲於天下未定之時。尊賢之事，聖奸並軌。建安十五年，操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見魏志）此操之術不正，而情則真，苟或鍾繇，竊獲其用，陳壽曾評之

曰，武帝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精任算，不念舊恩，終能總制皇機，克成洪業。茲所謂終，憑此區區一令，即可定之。曾不出閭巷云者，其人或卽在親戚之中，或屬入仇讐之列，亦旣得之。將一掃門地德業之差，而惟才所宜。操之明達不拘，乃如是哉。（明達不拘惟才所宜苟或稱操語。）

宰相者，公器也。蘇軾有言，聖人之治天下，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易試館職策問劄子）軾之所言，眞宰相職也。此最爲擇相之應了義。

坊間所售雜誌，有名中學生者，標一題曰：反對青年讀古書。吾曾爲前教育部長陳君立夫言之，以爲學風放縱如此，隱隱有亡國滅種之懼。爲問此何由而致之？曰，宰相之不讀書致之。蓋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寬一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惟讀書亦然，王荊公之字學是也。士不悅學，理自相同。或曰，士不悅學，由來久矣，青年之不讀古書，至少廿年前已然，匪惟已不肯讀，學官復不強之讀，甚且強之使不讀，不讀等耳，何必以言者爲罪。曰，不然，吾非罪其述，罪其心也。夫所貴乎讀書者，爲積理也，以古書爲不足讀，猶謂理之不足積。若輩以中國之理道爲糞穢，推其用心，西洋之理道，即如金玉，將亦享用不得，浸假不成爲中國人。且不成爲任何國人，故吾有亡國滅種之懼。此尋常人是已，君相尤甚。蓋知識之源泉，不

出兩途，人一也，書二也，以君相之地位，而人堪以知識進者，非師則友。君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古來霸王之主不多見，即恃人以增進其智識之門徑，恆塞無已，惟書為便。歷代之不廢經筵，魏徵之進羣書治要，胥是道也。君如此，相亦略同，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賈誼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箋籜，而不知大體，（陳政事疏）是故宰相須用讀書人。

宰相者，百官之長也。（義見呂氏春秋）不可別領他職，尤不可兼理計政。夫自制度支入相，或以相臣兼制度支。如劉晏楊炎楊國忠之類，乃有唐秕政，顯為禍亂之源，姑不論委為奸利，如此最便，即其專力版曹，無暇統籌全國利病，所損已不堪言。古之良相，居其職之地，佐天子之命，瑣事末節，無所跋涉，故王陵相漢，問錢穀不知，問刑名不知，史家稱之，號為重臣，諸葛武侯躬校簿書，汗流終日，楊顥規以不識大體，武侯謝之。非無故也。近世為元首者，以己身為教令之大原，政問之總匯，所謂百官，不須別有總已之人，假其有之，亦具臣而已，如司馬光稱文彥博知國家治體，善斷制，宜平章軍國重事，（時彥博已八十歲）在此情形之下，其說決不足以動聽也。顧亭林言，秦始皇之治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畫，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日知錄論法制）嘻！此豈愛國之士之所忍言者乎。

其次課責任，責任者憲政之關鎖也。字在英文為Responsible，取義至重，吾易視之，義乃全失。英憲負責任云者，直甘受處分之別詞。此類處分，除有刑事罪狀外，辭職

大抵以是內閣朝失國會之信任，幕即相率下野，毫不猶疑，號曰責任內閣，倘或志在戀棧，堅不肯辭，則奈何？曰：是有名譽律在。（義見前）律雖不為法院所引用，力乃大於一切法條，二百年來，政家從無喪名以取詬辱者。彼邦東髮小生，莫不習知，不謂此制流入吾國，橋化為枳，遂不可辨。凡吾自負責任負責任云云，指此事吾幹到底，不問誰反對，吾當如此幹去，意在正而不負，義毗受而不毗辭，灼灼甚明。尋責任一名，由日本裨販而來，梁任公在新民叢報始用之。邱君昌渭為吾言，二字良譯也。任明職守，責明處分，惟國人用之，只知任而不知責耳，信為俊語，足以解頤，差之毫釐，謬乃千里。其實此等字，吾所固有，不須從外國本子求之。魏夏侯太初議官才有曰：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指九品中正）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責負者責之所負也，其責惟何？視當時法，所簡參錯之責如何，中正不稱之責如何，定有常程，各須負荷，料其最輕，亦屬左遷，流徒殺身，重且難免，焉得如今之人云，吾責未盡，吾不可去，或吾責所在，吾去當復返也。二十年前，張君娥曾在上海中華新報著為論評曰：凡自稱國民付託之重，不克謙卸者，皆誤國誤民，不知負責以退者也。又曰：人民並不信仰，硬說身受重寄，作事分明無成，必曰義難卸肩，致使有陳無新，有爭無政，成為今日無可說明之混沌狀態，切言哉！切言哉！古者三載考績，法良釐美，歷代遵之。除有人地難移，移且生變外，自無咎無譽以下，甚至有守有為以上，率予受

代以去，則濶賢能，若流水然，漸漸相續，始得不腐也。昔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以其殊勤碩望，事出透領，非其他宰執所可比擬，自餘見筦中樞，十年不退，苟其人不在倅臣或權臣之列，史書中不可多見。於斯時也，小焉百吏疲覬，政事逐所不能免。夫責任之當負也如彼，考績之當代也如此，大僚進退之間，厥有軌則，顧可忽諸。

其次重老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夫何取乎老成，以更事多也。何言乎典型，以論政知體要也。若而人也，今率以爲不合時宜，屏而遠之，所用者大抵浮競少年，學號額門，沾沾一得，輒自呈獻。當局聽其一面之詞，准予嘗試，如管之貌，不顧全身，如劍之補，不惜好肉，小効期諸目驗，懋功立於片時，百政紛更，四民駭歎，往往事還未舉，弊已先見，定討者恐失信用，兼憚糲責，一誤百誤，矯正無從，就中財利之事，受病尤篤。如前之出售黃金，乃計吏最爲荒謬之策也。以云穩定金融，黃金在庫，自行穩定，何取紛紛放錢收利爲。(以一萬八千元一兩售出減一千元收進)庫存爲金未善，易作日趨膨脹之鬪子，(明代鈔票曰鬪子)信用轉厚，此何理哉？且市易之日，中農兩行，剝增售價數十萬元，以致拆息斗長兩三分不等，屢成恐慌市場，導誘投機局勢，莫此爲甚。又黃金公開賣買，如水瀉地，無往不入，於是重慶發售若干，上海購進若干，越月踰時，毫厘不爽。試觀重慶牌價，金一兩一萬柒仟元，同時三斗坪漲至二萬六七千元，老河口三萬六千元，西安二萬八千元，南陽竟達四萬元，大略去渴愈近，值乃愈貴，開祖金最高時，曾一度衝出十萬圓大關。(語採大公報登載駱君清華文)四路爭趨，如蛇赴壑，利之所在，嚴法不能繩之，堂堂國策，卒與借寇兵齋盜竊無異。不寧惟是，敵人控制物資，阻其內流，

吾以金易貨之原定計劃，全墮於地。反之，僞儲備銀行所凍結，淪陷區所窖藏之舊鈔，以抵償金價之方式，勢成洪水，懷山襄陵而來，一展轉間，吾之煞費苦心，徒爲敵人作嫁，而所得爲金融益混亂，人民益窮困。凡此諸弊，利害炳然，何況政府統制黃金，奉爲裕藏，法幣旣行，民間即不得行使本位金屬，爲各國明民共財正德利用之通訓，吾乃無自而外者哉！當若輩少年攘臂獻策時，倘有老成典型之人，明計利病，逐款指陳，未必不足當寧之視聽，中止其事，國家多保存幾分元氣，不令蕩盡。不幸朝無此人，坐致計政橫決至此，賈怨於債權之國，騰笑於射利之徒，是亦不可以已乎？

政府近又舉辦鄉鎮公益儲蓄，此亦明明紛擾不堪，得不償失，荒謬僅次出售黃金一等。何以言之？吾農國也，百分之八十以上爲農民，從來稅繁政苛，而民不變，徒以重重轉嫁，農村不覺之故。(徵糧徵借皆出之於地主)今直截謀之豐民，農民見解，錢比命重，所市之怨，將高於抽丁者幾何，吾不敢言。聞計劃中鄉鎮每戶當攤至七千圓。以吾喪失土地之多，所餘大都貧瘠，加以兵災遍地，人不聊生，謂其縛有餘裕，備作官儲，自非無目，不爲此語。夫儲蓄者宜盈而爲之者也。設盈則爲，不足則不爲，聽民自由，其病尙小。顧從事者急於見功，貪集成數，必且盡量抑配，夫豈待言。昔宋室青苗之害，諸弊綜於抑配一點，誠以假政府之力，強人不用錢，與王荊公假政府之力，強大用錢，同一可嗟，而結怨之深，搆禍之大，恐又過於宋時。聞甘肅省議會以隴省瘠區，無能辦此，逕復當局矣。此元結不責道州矮民之例，未必他省能踵行之。我瞻四方，後患正不可知。土豪劣紳之從中漁利，猶其餘事。國無老成人，而聽急功少年，操持一切，眞與亂同事之道。當此仇敵末期，艱禍繁興，厚結人心，重逾九鼎，何堪再見擾民如此等事哉！牽連有感，輒復贅言。(未完)

論胡適之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畫

許國璋

論計年十立獨學爭之論

23

胡適之先生於本年八九月間，曾兩次發表改進吾國大學教育的意見。第一次是胡氏以事來滬，對某報記者發表的談話，第二次在回平以後，由獨立時論社發表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前者可能是急就之章，後者顯是鄭重考慮過的言論。前者可謂是這個意見的胚胎，後者則是胚胎的形成。我們願將此兩次意見加以評述，而置其重點於後者。請先述我們對於第一次意見的批評。

在對上海某報發表的談話中，胡氏首言留學政策無助於吾國學術之獨立，及本屆自費留學生消耗外匯之鉅。「要是拿這點外匯（四百萬美元）來充實國內大學的設備，那一定很可觀了」。他並主張為求學術獨立，在此後五年內，政府應停止添設新的大學並以全力來辦好五個大學。那五個大學呢？胡氏的回答是：「老實不客氣地說：是北大，清華，中大，武漢，浙大」。

此議既出，頗引起各方注意。其意見很容易地可歸成兩派：即被列在「五大」之中的成表贊同，攘棄不列的齊聲責難。不過大家在斤斤於「孰為五大」之餘，似乎把胡的主題忘了。這個主題，如果我們的看法不錯，應是：國家辦教

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應有一個標的，向着這個標的做去，假以年月，必期其有成。孰為「五大」，甚至是否多不少，一定要五個大學，實在是次要的。胡氏的意見，當不外乎：目前量已差不多，宜重質不重量。亦唯重質，所以欲限制量的擴張；限制量的擴張，正所以謀質的改進。至所謂五年內「辦好」云云，當是指沿對的質的改進；你可以說一年已能辦好（如果國家能全力以赴）；也可以說十年也難辦好。（縱使全力以赴，客觀的困難還是很多的）。然而這些都是小節，無撮乎胡氏提案的價值。

我們這裏要指出的是：我國高教設施，經過連年的戰亂，實已摧殘半半。勝利以還，假着復員的方便，誰不想多添幾個院系，多佔幾棟校舍？更有一些教政兩棲的機關，把握着有些戰時臨時設立的學校，作為他日進身之階，因此這些原該在戰後停閉的學校，不單沒有停閉，反而更擴充了。時至今日，高教在量的一方面確有不健全的膨脹的徵象。胡氏在北平談話所談的十院七八十系的大學雖不多見，五院二三十一系的大學，却比比皆是。這裏面最大的危險，還不在量的膨脹本身。學校多，院系多，至少也可多讓一些中學生有升

學的機會。但在目前經濟及種種條件下，量多則難求質精，此話適用於高教的設施，也適用於訓練出來的學生。即以現在很時髦的新聞系而論，各校都有設立，擁有教授學生甚多。新聞從業員之訓練，本來祇求文字及社，經方面能養成觀察發表之力即足。今既設專系，當然要更進一層，施予實際的新聞刊物的排、印、訂、刊的訓練。然而環顧各大學內，能有幾個有一個印刷所，出一張鉛字排印的刊物？恐怕有幾個大學，連一架像樣的油印機也還沒有呢！總之，目前的高等教育，確是充滿着不合理的現象，如今有一個有心人出來，提出一個目標，建議一個辦法，姑不論這目標，這辦法，是否能為大家所接受，它至少代表一個有意的，改進的意圖。其言辭固誠如鄒海濱所云「心長語重，遠闊高瞻」，而其立意尤足發人猛省。

這一個態度，在胡氏的「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中尤可以看得出來。這篇文字不過一千多字，然而字字都有分量，在這個計劃裏，胡氏顯已把他初次發表的意見整理過，故其措辭甚見謹嚴。至其計劃本身，與首次所提辦法並無軒輊，可注意的是：胡氏已把這個計劃合理化，而給予一個理論的基礎。他說：「我最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覺的十年計劃，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何謂「學術獨立」？胡氏認為必須具有四個條件：

(一) 世界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國外去尋求。

(二) 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

(三) 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

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關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

(四) 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和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以上四項條件，實在也是為中國學術前途立下了一個標的，豈單是為「學術獨立」一辭下一定義而已。因為「獨立」一辭，蘊涵着時、空的限制，作為一時的口號可，作為永久的標的則不可。而且這個名稱，究竟也太易為頑固派所利用，故其界說必須謹慎。胡氏似乎也擔心到這一點。他說：「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

胡氏所擬的十年計劃，共分八項。首七項略與首次發表之談話同，第八項則特別提出學術自由之重要。他建議「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澈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這一點，胡氏身為校長，當是有感而發的。

以上所舉之點，我們都是同意胡氏的。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毋寧是嫌他在某些方面不夠加重。我們認為目前我們如果對國族前途，若仍有些微信心，便該努力建造一種教育哲

學。我們要有一個教育的理想。這個理想，決不嫌其太高。其實行期決不嫌其太緩。這個理想，一定要建在視中國為世界學術界中的一員的一個概念上。原來世界上有經濟的繁榮，也有智慧的繁榮。中國有責任提高它的學術水準，以有助於世界的智慧繁榮，正像有責任提高它的生活水準，以有助於世界的經濟繁榮。從這個角度看，胡氏爭取學術獨立之議，終不免有流於狹隘的國族觀念之嫌。

再自在國內爭取學術自由一點言之，胡氏於此點殊不夠加重。我們以為這一點的討論，應列在挑選五個大學來先行辦好以前，要之，為改進任何大學之最大前提。事實上教育部於胡氏所舉的五個大學，早已經優待了。此在復員經費之多少可以見之。所以要先挑選這五個大學來培植，如「培植」僅指充實經費而言，當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就是假定從明年起，這五大學的經費確是充實了，你想他們就能順利地進行它們的革新嗎？目今教育法規，足足可以訂成與電話簿同厚的一冊。姑無論這些法規是否適用，要之，皆足以阻礙一個新鮮的教育頭腦活潑地發展它的理想。所以政府如真有決心要在此後數年內把五個大學辦好，第一步便得讓這五位校長放手去辦。同時國內學術界要爭取國際間學術的獨立，第一步先得爭取國內學術的自由。

復次，我們要附帶討論現今的留學政策。我們討論的目的，倒不是在想和這些以胡氏的言論為幌子，大攻擊留學生的人們有所辯難，只是胡氏在上海發表的談話裏，提到了自費留學生消耗巨額外匯之不當。我們的看法略有不同，而我

信這是一個合理化(Rational)的看法。自費生之出國，其經濟行為，祇在以法幣易取外匯，再以外匯易取在外國得到的服務(教育)，其與進口商以法幣易外匯，以外匯購外貨進口實無二致。而這些行為，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是合法的。自然，自費生所費的外匯，不過汽油、煙葉的幾十分之一，然即使其與汽油、煙葉相若，也還是合法的。總之，自費生之留學，純係一種個人的經濟行為，其申請之外匯亦屬於個人外匯申請類。可現在為止，直接影響自費生的，毋寧是政府關於此類外匯申請的種種規定，至教育部除舉行留學考試外，未聞有任何積極性的規定，也談不到一定的留學政策。留學生關心的，倒是財政部，亦即是中央銀行，管理結匯的辦法。所以談到教育計劃，把自費生留學問題也列在內，至少在教育部沒有把此項外匯的給予權取得以前，是講不通的。

所以留學政策，應祇是指公費留學。在這一方面，教育部似乎有相當政策，為功為罪，非本文所欲論。這裏要指出的，即我國現行的教育，自中學以迄大學，都是雙重語文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其所用之課本，多與歐美大學相同。此種教育，予留學的誘導性很大，往往有一種學生，糊裏糊塗讀完四年本科，又糊裏糊塗到國外去留學。留學對於他們彷彿是一種當然的步驟，至學些什麼，能學得些什麼，則非所計，反對留學政策的人，應該對這個雙重語文教育制度考量一下了。

另一方面，却也有不少學生，大學畢業後苦於在國內無

適當的機會與場所繼續做研究工作，不得已到外國去留學的。使國內有良好的研究的機會與場所，我想留學之風必可稍殺，其間因果，是很顯然的。若說留學政策足以影響國內學術水準之提高。那是倒果爲因的說法。胡氏在上海的談話，多少犯了這個錯誤。

我們很高興，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十年計劃」一文內，已修正了這個錯誤。他並且說：「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者了」。在此文內，他不再反對留學，毋寧他是主張留學和學術獨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由此也可知一個思想的形成。在客觀環境裏固然有它的機緣，而在思想家自己也有他的遞變和演進。我們希望胡先生能把這兩個問題多加一番思索的工夫，庶幾於「平實」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以外，能給我一種更詳密，更博大的教育哲學。「十年樹木，終身樹人」胡先生如能暫時拋開他的水經注，獻身教育，獻身於一種教育哲學的創造，我們頗感香以轉之。

我們說這句話時，不用說，心目中存在着 Dr. Arnold, Cardinal Newman, William James, Woodrow Wilson 這一些人。雖然，我們已能看得一點消息契機，胡氏的確正在朝這個方向走去。

國營招商局

總局 上海(○)廣東路二〇號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中文:○○○一 美文:“Merchants”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分支機構及
國外代理處

業務:

客貨運輸
倉儲堆棧
代理保險
代理報關

長江線

鎮江 南京
九江 漢口
宜昌 萬縣

北洋線

海州 青島 天津
秦皇島 菏澤島 嘉興
甯波 溫州 福州 廈門
基隆 台北 高雄 沙市
香港 廣州 汕頭 安慶
新嘉坡 馬尼利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國外代理處

論外匯平衡工作

感慕傑

外國工廠平權論

自去年三月開放貿易與外匯之後，中國的貿易與外匯政策一直在歧途上彷徨。最初是依釘住的匯率無限制的供應，以及自由貿易。其後是演變為跳躍式的調整匯率而限額輸入。這種辦法的本身並不壞，壞在國內政治經濟的情況不能配合，而戰時經濟下的通貨膨脹，永遠使法幣的內價低於外價，於是出口無法推進，而進口之結得外匯者，無形中等於政府給予一筆津貼，結果釀成出口走私偽匯逃避，外匯頭領祇見其減少，而不見其增加。

八月十六日政府公佈了修正後的進出口貿易辦法及中央銀行管理外匯辦法，主要的兩點，一是在輸出入貨物均按市價向指定銀行購售外匯；二是中央銀行設置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來負責調節進出口貿易及其他合法外匯資本供需求。很顯然的，這一次的改革是以外匯為重心，以平衡會為管理的樞紐，故平衡會如何操作而順利地達成其目的，實在值得我們研究。

平衡基金在那裏？

外匯平衡基金在中國的金融界不是一個新穎的名詞，或者稱之為平準基金。在中國金融史上也不是一件新的現實，過去也曾有類似的故實。不過過去的與現在的比較，不但在

平衡的技術上有極大的差異，在基金的構成上，也顯然是不同的。

我們知道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間，曾經由中英雙方合作成立了一個中英平準基金委員會，共集基金一千萬鎊，公開維持英匯八便士又四分之一的水準。三十年八月，由中美英三方共同努力籌集一萬一千萬美元，成立了中美英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公開維持美匯於五元三四三七五英匯於三便士一八七五的水準。可是政府既無法防止資金的逃避，又無嚴密的貿易管制來配合，所以操作未幾，不但基金變那閒用完，匯價也一再傾瀉下來。

現在的平衡基金雖然有一個貿易管制在配合，有一個隨時酌定或改訂市價底權衡，然而很顯然的，平衡會不過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機構。由中央銀行管理外匯辦法第四章看來：

「第二十二條：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得在中央銀行設立外匯平衡基金戶」。

「第二十三條：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得向中央銀行借用外匯及國幣款項」。

「第二十四條：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得通知任何指定銀行，代按市價購入或出售外匯」。

可見它的基金無論外匯或國幣都要向中央銀行借用，通

過借用的關係，再經由指定銀行而購入或出售外匯。換言之：在外匯的取得上講，除了直接向中央銀行借用外匯外，復以借用法幣按市購入外匯。在外匯的供應上講，除了直接售出央行本來所有的外匯外，並售出按市購進的外匯。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說：平衡會是一個指定銀行總行，或是一個總經紀人。它本身是空的，不過一隻手來，一隻手去。有米時便炊飯，無米時便成爲巧婦了。

主任委員的彷徨

因為過去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的主席是由中國金融界元老陳光甫先生所擔任，所以這一次平衡會的主任委員仍舊請他擔任。不知陳先生是不是鑑於平衡重任的不易挑起，雖然平衡會於八月十八日成立，並公佈了市價，耆年碩德的陳先生並沒有立即就職視事。好容易挨到九月八日方始承擔了這重任。顯然的，陳先生彷徨於去捨兩難的歧途，疑懼於工作不易展開，苦悶於成功的難期，我們從他就職的當面談話中，實可看出他這三種不安的情緒：

「現在之工作則在如何渡過艱難之復員時期……」

外匯問題不過為整個經濟問題之一部分。欲求一般經濟之穩定，不能僅靠外匯政策，尚有賴於其他政府機關之經濟措施能互相配合。如日用必需品之供應適當，物價之穩定以及黑市交易之逐漸消滅等。……至外匯黑市交易深盼正當用途得有外匯供給之後，黑市可以逐步減少」。

固然，單靠外匯政策決不能求得一般經濟的穩定，但即使輔助以日用必需品的適當供應，物價的穩定以及黑市的逐漸消滅，又是談何容易？而且主持物價穩定工作的人們何嘗不可說，單靠限價議價決不能收效，全在外匯的適當供應以確保物資輸入的充沛？原來陳先生（不僅是他一個人）故意認今日中國之戰時體制為復員時期，不敢談內戰經濟的決無出路，把問題的癥結歸納到內戰上去，於是祇有把平衡會的失敗底必然性，希望其他經濟措施來分擔。把自己的彷徨、疑懼、苦悶藏在戲台的幕後！

於是平衡會的工作遂以「量入為出，自力更生」為口號，「推廣出口，吸收僑匯」為手段。

始終遞增的市價

八月十八日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成立後，開始了美匯三萬九千元的市價，當時曾經有一個向下的趨勢。之後雖稍見上揚，但在九月十八日以前的一個月中，不過提高了百分之三・八五。自十八日起，調整的幅度擴大了，較十一日的市價約增百分之五，廿六日約遞增百分之八・二，廿九日又遞增百分之七・六，這短短的十餘天中變動了三次。十月九日變動的幅度再見擴大，約遞增百分之十二（以上均以美匯作標準）：

八月十八日	三九・〇〇〇	一二四，八〇〇
廿一日	三八・五〇〇	一二三，二〇〇
廿三日	三八・五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廿九日	三八·五〇〇	一一七，〇〇〇
三十日	三八·五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
九月三日	三八·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
九月六日	四〇，〇〇〇	一一八，〇〇〇
九月九日	四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十一日	四〇，五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十二日	四〇，五〇〇	一二二，〇〇〇
十六日	四〇，五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十八日	四二·五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
廿六日	四五·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廿九日	四五·五〇〇	一四六，〇〇〇
十月九日	五五·三〇〇	一六三，〇〇〇

市價的變動雖然對黑市及物價並未發生直接的刺激，但與黑市及物價上漲的情形比起來，竟落後了一大段。尤其與黑市比起來，竟是龜兔賽跑，黑市像風馳電掣的鬼，而市價宛如慢步而走的龜。其經常與黑匯底差額。不但大過應有的限度，最大時相差達百分之六十，現在相差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至與物價比較，自三萬九千元到五萬五千三百元，行市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二，同期掛物價上漲了百分之五十。

市價既與黑匯及物價脫離了一大段，則進口結得外匯者無形中仍等於政府給予一筆津貼，出口貨因貨價上昇，外匯市價上昇的利益遠不足以彌補，出口貨又要阻滯了，僑匯則更根本上無法吸收。所以十月一日起平衡會對遠期外匯原定每月遞增四分利息的辦法，改訂為一個月期照即期價加百分

之八，二個月期百分之十九，三個月期百分之三十四。換言之，現期是五五·三〇〇時，一月期是近六萬元，二月期是近六萬六千元，三月期是七萬二千元。很明白的當局的用意似乎在減少進口商因匯價掛高而多得的一部份利益，增加出口商因物價上漲後而發生的一部份損失。然而事實上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市價已經跳起百分之四十二，可是市價調整的幅度已經超過三月期利息的額度，是否能促進出口，還是渺茫得很。

然而這一切已經告訴我們市價將永遠是遞增上去的了。

收入二千萬美元

就中央銀行管理外匯辦法看來，平衡會本身實在是一個空虛無能的機構，而且國內如此的烽火遍地，通貨膨脹，物價高昂。但據報告：平衡會居然收進二千萬美元，在量入為出的原則下，一個月間收支不敷之數亦甚少。這似乎平衡會竟可以成功了！然而試一剖視這二千萬美元收入的內幕，可知絕非正常的收入。因為自二月十七日改定官價為一萬二千元後，有六個月期間沒有變動過，許多出口貨因物價上漲而阻滯。迨八月十八日平衡會掛高為三萬九千元後，這些出口貨通過匯率的折合，已經可以出口，於是久壓之下，一旦放鬆，遂乘機結匯輸出。這種情形正類似官價每次跳躍後的情形——自二·〇二〇到三·三五〇時，自三·三五〇到一·一·〇〇〇時，不都使出口有一個突增的結匯。

如果假定今後因可有二千萬美元的收入，則量入為出的

目的，亦不容易達到。按監察委員外匯使用情形的調查報告，今年二月十六至八月底的六個半月中，外匯共用去一萬五千萬美元，二千萬美元的收入已不足應付，再加上個人需要以及進口以外的合法費用，甚至於購買軍火的需要，則其不足之數一定更遠超出二千萬美元。

平衡收支不可能

由平衡會現在所表現的兩種事實看來，在市價方面牌價愈掛愈高，黑市則跳得更高，不但市價與黑匯間的差距甚多，市價與物價間的上昇率也有遲緩，善意的看法是市價永遠跟在黑匯與物價的後面跑，惡意的看法則市價在領導這兩者的上揚。因此，平衡會的目的雖在藉平衡基金的運用，俾使市場外匯供求獲得調節，國際收支漸趨平衡，但我們從它的收入上不能看出如何來「量入為出，自力更生」！平衡會的中心工作雖在酌定外匯市價並維持或改訂外匯市價，但我們從市價的一直在向上而黑市更高上不能看出如何來「推廣出口，吸收僑匯」！默察五十餘天的動靜，深覺平衡工作，並未脫離了黑市的牽掣而取得主動的地位，更未脫離了政治經濟惡劣趨勢的影響。

第一，平衡會當局一再聲明量入為出，那末要調節外匯供求，平衡國際收支的先決條件，一定要對僑匯和出口外匯等能全盤的吸收。可是因為國內幣值不斷的下跌，物價的過度高漲（如上海已達七萬五千倍），以及工業原料極端的貧乏，許多外匯供求均在政府所能控制的範圍以外形成黑市，因

此按照市價由平衡會購入的四種外匯：（一）僑匯及國外匯入匯款；（二）在國內出售的外匯；（三）其他外匯都無法購入，而唯一可以購入的；（四）出口或轉出口物資所得的外匯，或因一時的阻滯（如不夠成本）而無法取得，或因走私而逃入黑市。但是照市價應該供給的外匯：（一）輸管會核准的進口貨價；（二）核准的個人需要；（三）行政院核准的其他各用途，總不能說收購不到僑匯等而出售，儘管平衡的原則是「量入為出」，有時也非「出」不可了。則所謂調節外匯供求，平衡國際收支，畢竟有點「河清難俟」嘿！

市價改訂的困境

第二，因為黑市在與市價競爭，平衡會要想「量入為出」，則其成敗的關鍵，便歸結到其酌定外匯市價或改訂外匯市價底中心工作了。但是中心工作的出發點，又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酌定或改訂外匯市價的根據，有三個出發點：（一）以黑市為變動的指標時，被動的追隨黑市呢？機能的超越黑市呢？（二）以出口物價為更改的因素時，相機調整呢？隨時調整呢？（三）參照黑匯價與出口物價的趨勢，偏重黑匯價或物價呢？抑兩者並重呢？

在第一種情形之下，追隨黑市時一定是黑市領導市價，市價與黑市相差無幾，（不過百分之十）則平衡會可以收到一點外匯，相差適應有的限度，則根本收購不到；至於超越市價，則必發生循環的現象，後果，實不堪想像。在第二種情形之下，無論相機或隨時，用意雖好，但有被人發生錯覺

後果，以爲盧價在領導物價，即使不是如此，匯價調整的有利因素，也瞬被物價上漲所抵消，過去官價的變動，可爲殷鑒。在第三種情形之下，如果每次變動都有一種傾向，則結果一定要陷入第一種或第二種情形。

市價的變動不論其依據黑匯或物價而變動，不但在表面上有使人錯覺在起領導作用，即在事實上也確有促使黑市與物價上揚的必然性。在黑匯方面講，一般人的心理，以爲市價已經到了某一個水準，譬如五萬五千三百元，則在不能依市價而結得外匯的人們，它一定用比市價還高的行市（譬如六萬元）來扒結外匯，因之市價雖跟了黑市走，而其對立的作用至少維持或促使黑市一定要高過市價。在物價方面講，市價提高以後，首先進口貨的售價一定同比例的提高，以黑匯作支付手段的更以黑市爲計算標準，因之出口貨之輸入原料者，也跟蹤上昇，全部土產出口貨也向其他上漲的物價看齊。現在市價並未主動的先提高，而係跟了物價上漲而提高，論理是不會發生上述的作用，但是物價高匯價跟的結果，一般人無從分別孰先孰後，更益以黑市匯價的交互作用，本是黑市匯價影響物價，也一變而爲市價影響物價了。

匯價應任其自由

以今日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資金逃避，僑匯走私，銀額不敷，平衡會的努力，都是徒然的，它既不能從供求開尋出一個真正的匯價水準，則其中心工作便無意義。即使從可龍控制的供求加上估計中的不可能控制的供求，尋出一個真

正的匯價水準，也沒有力量維持很了。因爲幣值日落物價員漲的力量，破壞了它的努力。因此看來，平衡會的工作能夠成功，多少是近於幻想。基本情勢不能改善，而欲企望平衡會的成功，也多少是一種苛求。可是在事實上，平衡會萬分之一的成功是應該的，而失敗似乎是不應該的。這當然不對，然而沒有這個機構到也罷了，有了平衡會便不能不如此看法如此想法。

所以我認爲平衡會與其吃力不討好地戰戰兢兢地酌定或改訂市價，不如任令指定銀行隨市（真正的行市）賣買，於是指定銀行的市與黑市合而爲一，僑匯及國外匯款，在國內出售的外匯，均可爲指定銀行所吸收，出口土貨亦不致有阻滯或走私的現象，平衡會「量入爲出」的原則，亦比較可以實施。這個辦法當然不是最好的出路，譬如說匯價的波動一定免不了，匯價的影響物價也是免不了，但外匯頭攏決不致像現在的無能把握，市價改訂時的戰戰兢兢也可少提心吊胆。而且將來指定銀行所做的市價每次達到一個新的水準時，不過等於平衡會的酌定或改訂。今日酌定或改訂的後果，同樣是一種波動，不過波動得硬性一點，同樣是要影響到物價，不過影響得遲緩一點，則本不必平衡會員的罪名，平衡會何必尸其咎！

在通貨膨脹之下，一切經濟措施都不能收効的，能夠捏得住一點，已不是容易的事，那裏會有兩全的可能——市價高高在上，而外匯會走到平衡會的口袋中去？何去何從，要看平衡會諸公的努力了。

選舉辦得好嗎？

陳孝威

施行民生與行使民權，孰當先後輕重？主民生論者則曰：今有置麵包與選舉票於某公所，延一鄉之人於此，自行抉擇其一，則取麵包者必多於取選舉票者，執此而言，則施行民生較行使民權為重要。

主民權論者，則必力主：惟政治上之平等，纔能得到經濟上之平等，未有政治上不平等，而經濟上能平等，於是選舉票重於麵包矣！

國民政府於去年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決定今年十二月召集行憲國民大會，行使憲法，還政於民，無論其動機如何？皆不失為曠古未有之大典。

因行使憲法，國民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皆在選舉之列。其法定手續

，由政黨或地方選民五百人（國民代表）三千人（立法委員）提名為候選人，讓有選舉權者自由選舉，蓋美法良，莫善乎此。

中國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為農民，且大半為文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知民權為何物，其所謂投票選舉者，委請保甲長，保甲長聽命於鄉鎮長，鄉鎮長聽命於政或黨，形式上自下而上，實則自上而下。

普選在中國為創舉，順利與否，在最初一步走得好，走得通否？美國立國一百七十年，因華盛頓、傑克遜等榜樣立得好，所以能垂範後昆，富強甲世界。

中國人民對選舉，本無生活上之體

會，一鄉或一縣一區之中，甲乙競選，面紅耳赤，互為敵視，鮮見如英國足球隊，比賽決勝之後，和好如初，然則選舉變為「選災」矣！

若夫政黨提名，黨外賢達居先，黨內同志次之，此美國最可珍貴之選舉一

行史料，必如是，而後「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古所謂「選賢與能，天下為公」者，其在此乎！

選舉日期，一展再展，今已至無可

寬展之日限，民青兩黨方與國民黨主持選政者，協議分配辦法，若在英美或其他國家，例如國民代表，各黨在每縣各

提一名，讓人民自由選舉。如立法委員，各黨在各選區各提同等名額，讓人民

自由選舉，天下最公道，無過乎此。不

幸民青兩黨，公開活動，為時未久，地

方基礎，遠不及國民黨之普遍而深入，若照此法做去，恐遭慘敗，故有民青提

名國民黨保證選出之要求，原則上國民黨亦樂予協助，惟技術上則生莫大之難

穪。立法委員，每選區額數尚有二名至

三四名不等，國民黨讓出一席，或不成問題，但以地盤得齊為限，若民青所提

名之人其資歷與能力不能素孚中外，安能間執人口折服人心。若以親戚或師生關係，濫竽充數，不特啟黨員作弊之心，亦有負選賢與能之初意。國民黨黨員，或因黨紀拘束，不得不授友黨提名之票，但心實不服，甚至脫黨棄權擇一之票，其糾紛莫甚於此。若能於黨外求賢且達，可以壓倒一切者，無論國民黨協助與否？均不難脫穎而去，惟黨外人材難得，黨內人才易知，人情避難就易，瘦假數典忘祖，憲政真諦失矣，此各黨當局不可不加意焉。

國民代表名額，每縣市只有一人，倘有殊勳於國家，且為中外知名，縣中可投一致票者，宜莫能與京矣！使民青兩黨時逢其會，各提一名，適相抵觸，若不以資歷與地方關係，評判高下去留，則必與選民以極惡劣之印象，懸崖勒馬，重在公字，不如付諸公開自由競選，此初試憲政必須遵守之精誠。不俟筆者之言而後知也。

凡茲所舉，百不及一二例，當茲四郊多壘，民不聊生之際，所望主持選政與參加競選者，激發天良，認定競選為義務而非權利，個人當選與否，勿太重

視，要為國家民族，樹百年風度，叫子孫孫有好榜樣可學，較當選尤為迫切，誠能如是，則無負國民黨還政於民之深心矣。

史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繩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禦魑魅，於是四門辟。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自耕歷山迄於三年成都，中經若干年之艱苦試驗，非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積二三十年如一日，何以至此！其所至受人愛戴，決非偶然。若以今日選舉方式出之，無論在縣級，或選區，必一致同意，投票而舉之，此自下而上也。

今之省級選舉會報，尊重縣級會報意見，不可謂無古意參在其中。惟參加會報之人，若不迴避，則去古遠矣。

洎堯既知舜之賢，賜舜繩衣與琴，

為築倉廩，予牛羊，至舜得舉用事二十

年，而堯使攝政。自上而下也。是為今

日全國選舉總事務所與中央選舉指導委

員會所負之使命，舉得其人，則憲政之

推行，如水之就壑，為多災多難之中國

，注射新血液，中興雖未必因之立致，

而人民耳目一新，國際觀感一變，必與

剿匪戡亂，有所裨益，可以臆斷，若不

得其人，或以「分贓式」出之，則「橫逾

淮為枳」，選政夷為「選災」，不僅障

礙橫生，弊竝百出，糾紛不已，利未見

而害先至，而且地方畛域觀念，將因之

愈為濃厚，派別鬥爭，將因之愈為激烈

，不啻與精神團結背道而馳，徒苦吾民

，徒勞吾民，不如俟軍事底定後再辦大

選之為得計。孔子稱：「大哉！堯之為

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願負有選

政之責者，其三復之。

以鄉為本位而競選國大，以縣為本

「天下爲公」做出發點，則弔少僧多，安能皆大滿意？例如以國民代表而論，若以鄉爲本位，縣爲水準，而衡量人物，不如以國爲尺度，而选拔賢能，如能「識得子冠軍于稠人之中」，選爲大總統，副總統，各院院長，不得已而思其次或部長或主席或大將，或大使或大學校長，則水漲船高，縣有光榮，人無地傑，其在此乎，閩贛皖三省互爭宋文公爲已出，豈偶然也哉！若不此之圖，僅憑藉地方關係或勢力，而非識賢而且能

者，不度德，不量力，作一步登天之夢想，不特地方頓失政治地位，而舉鼎絕迹，且有後災，一念之差，榮辱繫之。以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而論，若以省爲尺度，而月旦人物，已嫌不夠，不幸退而求諸縣級，且以縣爲本位，吾不敢謂十乘之邑無忠信，然去世界性遠矣！必也平心靜氣，本「搜賢窮谷」不分畛域派別之雅量，使具備有美國范登堡，英國邱吉爾，艾登輩之才望與助名者，不論地方優秀或中央老成，皆選而出之。

不懂爲立鷄羣，而且聲譽國際，誠能如是，則斯人一出，省之地位，不擡高而自高，選賢與能，亦有所交代，視自憐形穢，一語訥訥不能出諸口，參贊不能滿諸紙，而爲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者，其相去爲何如耶？

凡前所述，皆係選舉常識，舉之無甚高論，若並此識度而無之，安足以行使民權？願有責有權有能者，三致意焉。

中國標準鉛筆廠

飛機牌 鼎蠟牌 鉛筆

總公司 上海東漢陽路二九六號
電話50507 電報掛號3294
第一製造廠 上海丹徒路三七八號
第二製造廠 上海全家庵路一〇〇號
重慶製造廠 重慶菜園壠正街十五號
電話2055 電報掛號1047
華北辦事處 北平八面槽三十號甲。
電話(5)1493 電報掛號5231
華北辦事處 天津第一區林森路八
天津分處 二號
電話(2)6767 (2)3734

各大文具店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永寧水火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專營本埠

各種水火保險業務

賠款迅速信譽卓著

總公司：上海虎丘路十四號
電話一一一五五八六六四〇〇〇九〇

革新政治聲中之行政效率問題

劉季伯

行政的範圍很廣：有財務行政、有經濟行政、有教育行政、有外交行政、有司法行政、有技術行政、有衛生行政，有軍事行政和普通行政等等之區別。本文限於篇幅，不能將現有各項行政中的問題通統都講到；只能將各項行政中之共同重要而基本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文書、人事、會計、總務，是行政的四根大柱子。不論是那一項行政，這四根柱子總是少不得的；少了一根，就擡不起台，唱不出戲。這四樣東西是行政的基本工具；今天大家埋怨政治不好，固然都有著個別的問題存在；譬如財政、經濟、教育、交通等等，都各有其本身的缺點。但這四樣基本工具的缺陷，却是普遍地存在於每一省，每一縣，每一機關。

我們且先來談文書：提起文書，讓我先來抄用友人陳寄安先生在「文書改革在台灣」一書中的一段話：「我國政府機關，通常每一文書處理，大體都要經過交辦、調卷、（或簽查簽復）閱卷、請示、批示、擬稿、清稿、送稿、核稿、呈判、發繕、校對、送印、封發、等十四個基本手續。連同管卷、呈判、繪寫、校印等工作部門的分別登記，最少又是十四次，合共二十八次。再乘以令文層級遞轉次數，（自中央院部至地方鄉鎮至少是七級），則每文基本處理手續，要

經過一百九十六次。如果再把督級呈復的次數倍算起來，直須三百九十二次。」陳先生這一段話，雖則不能完全代表每一件公文的實況；但我國公文手續之繁，層次之多，速度之慢，效率之低，却是有目共睹的不爭的事實。所以諱之者，譏為「公文旅行」、「公文政治」，實在一點不錯。最要不得的，是公文的具文化、形式化、公式化。一張稿面蓋上幾十個圖章，真像一張「印譜」。然而真正對這張稿負責的却沒有一個人。一個辦稿者的責任，似乎僅限於撰稿。至於公文辦出之後，實施有無困難，可能發生什麼反應，前後有無矛盾，照例是不在辦稿者的考慮之中的。也有的故意在公文上兜圈子，玩花樣，祇要拖得過，推得開，敷衍得過去，他是不管的。所謂「師爺」一流人物，一般機關首長仍然樂於延攬，因為師爺工於推拖，不會闖禍惹事；不像一班後生小子，遇事要講是非，爭公道，弄得長官天天傷腦筋，惹麻煩。然而行政上許多毛病，就出在這裏！政府不是不懂文書的重要性。我記得三十四年，中央還開了一個檢討會議，頒佈了一個文書簡化辦法，然而三年後的今天，中央政府所轄各機關的文書，究竟快了多少？簡化了多少？我很懷疑。我還記得當我服務的機關，在收到那張簡化公文辦法的小冊的時候，祕書室就分送各科室簽註意見，輪到我主管的這個單位

時，上面已經厚厚的黏了十幾張小簽條！簽條的內容，都是「本科無意見」之類。當時我曾感慨地對同事說：倘是我是總書，我決不這麼做。第一，我先把那本簡化辦法的小冊子，用最迅速的方法翻印出來，分發給每個職員，教他們先研究一番，然後舉行一次講解，再舉行一次演習。教每個職員都懂得如何採用簡化公文方法來撰稿了，然後再通令附屬機關都照着這個辦法推行。可是據我所知，一般機關對於這個文書簡化辦法，根本沒有切實可行，甚至有若干機關，有若干公務員，壓根兒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遑論其他！

現代中國政府的公文的另一毛病，是表報太多。從這個事實中，可以看出政府中的人員新的份子已逐漸增多。在從前政府的文書幾乎都是「訓」、「指」、「咨」之類。但是過多的表報，所產生的流弊，並不比連篇累牘的公文少；反之也許更多。「臨表涕泣」一句話，不就是有人把它借來挖苦表報太多嗎？表的作用在化複雜為簡單，在着重數字，不尚虛文。然而現在政府機關的表報，却有許多是不必要的，或者數字是杜撰的。填報者的態度既不慎重，審核者又不認真。甚至有許多表收到之後，束諸高閣，從來無人過問。人力物力之浪費莫過於此！

現行公文書的另一毛病在「簽」與「查」。同一機關內之各科室，公事往來用筆代口。致一件公事簽來簽去，幾天幾星期得不着解決的是常事！爲甚麼大家不面商一下，或者多花幾個錢，在每一科室內裝一電話，用電話來交換意見，解決問題。不知有多少事，在反覆簽商之中，失了時效！也

不知有多少事，簽來簽去簽得沒有了！與「簽」同樣延誤時事的是「查案」。現行各機關的檔案，大多未採用科學管理。同樣的公文，往往分裝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卷宗，查卷至爲困難。但許多案件，非查舊案不能明其辦理經過與始末。狡黠懶惰者，于是多拿「無案可稽」四字，來作他唯一卸責的藉口。不知多少重要文件，斷送在「無案可稽」上面！何嘗無案可稽，只是公文「失蹤」，不知去向罷了。

其次，談到人事。人事問題千頭萬緒，不是一篇短文所能盡其內容。這裏只能舉出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表現在現行中國行政界的嚴重問題之一的，是人員的進用漫無標準。今天我們雖則已經有了許多的人事法令；去年三中全會並且特別議決了幾條改革人事的要案。其中之一是用人不能專憑歷史關係，然而我們試放眼以觀，人事法令在長官的心目中，究竟值幾文錢！究竟又有多少採用人權者，其用人不以歷史關係爲取捨標準！我見到許多個「內舉不避親」，但我沒有見着一個「外舉不避仇」！整個的人事行政，還停滯在關係、背景、親私、黨派、友誼之中！憑空試出身而得到地位的，究竟佔百分之幾，那是一個謎。固然，由於政試方法的未臻十分正確可靠；政取的未必都是眞才。但這是國家的取士制度，總不應率意破壞。

表現在中國行政上的第二個人事現象，是人員的職位無保障，政核無標準。同一個職員，甲縣長說他工作努力，應該加薪晉級；乙縣長也可以完全推翻甲縣長的意見，用「能力薄弱，應予免職」六個字，把這個職員開掉。甚至同一個

長官，對於一個部屬，因為政治情勢的改變，而發爲前後完全相反的措施。舉一個例：有一個縣長，（姑隱其名）因為要引用私人，在晉省出席行政會議之時，向省田糧處處長遞了一個簽呈，把田糧處一個科長換掉。理由是「能力薄弱，操守不佳，且與當地駐軍勾結。」這個縣長滿高興的帶着私人回縣，然而可料不到撤換科長的令文還沒有到縣，他自己却先已「另候任用，應予免職」。事情之妙就妙在這裏！不到二個月之後，我們又接着這位縣長的一道呈文，那個先前他用「能力薄弱，操守難信，且與當地駐軍勾結」免職的科長，現在居然又以「能力甚強，操守亦佳」的理由來報請予以加薪兩級了！這顯然是放起身砲。我們自亦「未便照准」。這是我親身經辦的一件案件。我想這樣的案件，決不算希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若干行政官吏的對待部屬，就是這麼一套。什麼是非、公道、法令，根本不在他們的字典之中！

表現在現行中國行政界的第三個人事現象，是縱與橫的聯繫之欠缺！就縱的方面講：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沒有聯繫，或者說聯繫得不夠周密。就橫的方面講，地方機關與地方機關沒有聯繫。這縱橫聯繫欠缺所產生的最大弊病，是給與違法去職人員一個大漏洞！今天甲在某機關舞弊營私，被撤職！明天他又可以鑽入另一個機關，照樣的當公務員，甚至職位更高，薪水更多！今天在甲省地被通緝歸案的，明天他亦可潛入乙省照樣的服公職！國民政府公報及各省省政府公報每個月都有登載通緝歸案的人犯，然而真正抓着辦了的，一

千人之中究竟有幾人？這是一大疑問。更可痛心的是許多貪污案件，在原檢舉機關有人證、有物證，可說證據確鑿。然而一移到司法機關，往往一拖幾個月，最後以「不起訴處分」，「宣判無罪！我真不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老實說今天的行政效率這麼低，政治貪污這麼多，紀綱不嚴，賞罰不明，司法不盡職責應是最大的原因！」

影響行政效率的另一人事因素，是官制的混亂。所謂官制即是國家的任官制度，亦即國家的用人制度。設一個機關，必有設這個機關的客觀必要性。用一個人，必按其學歷、經歷、能力、品德、及其與擬任職務的適合性。然而這些今天都還談不到；儘管這幾年來中央正在努力建立官制，而官制的混亂依然如故！什麼「簡任」、「簡派」、「薦任」、「薦派」、「參議」、「專員」，多得如過江之鯽！古人說：「名器不可輕授」，而我們現代人看官位，似乎只認它是一種吃飯的工具。最糊塗的是一些臨時性質的機關，往往官位大放盤，待遇提得很高！讓大家都往那邊鑽。這事給與許多人投機取巧還算小事，最壞的是一般經常行政機關的公務員，眼見這些現象而鄙視，而眼紅，而怠工！因而整個行政效率遭其破壞。譬如辦理戰後救濟事業的機構，在中央有行政院救濟總署，亦即所謂「行總」。它的行政地位，相當於行政院的一個部；它的最高負責人——署長，相當於一個部長的地位。照這個邏輯，那麼它在各省的分支機構救濟分署，頂多只能相當於一個省政府的廳處的地位。照現行的組織，省政府的各廳處，只有廳處長的官階是簡任，其餘或薦任、或

委任。然而各省的救濟分署，除了簡派的署長之外，却有簡派觀察，簡派專門委員，並且連祕書及各組主任都是簡派！我辦人事辦了五年了，我想不出救濟分署的佐理人員的官階，何以要定得這麼高？！我也不知道救濟機構的組織，是怎樣標準了的？！是不是因為救濟事業是用外國人的錢，不妨從寬

一點，或者是因為救濟機關要借用洋員，官位太低，恐怕找不着人才。然而我所看到的，有好些救濟機關的什麼簡派之類的人員，連中學都還沒有畢業哩！最滑稽的，是在救濟業務快要結束，救濟機關行將關門的今天，居然還在擴大組織，提高官階！福建的救濟機關，就是這麼樣在做！據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福建時報登載：浙閩分署福建辦事處，現改為分署組織，「所有組織、官階，均照分署編制，予以提高，藉以強化人事，增進工作效率。」（照抄原文）嗚呼！「強化人事，增進工作效率」。這是多麼動聽的名詞！然而可不曉得，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在做動聽的名詞，升官發財之實！這不過舉一個例。類此的情形還多着呢！又譬如台灣光復之後，公務人員三年不辦銓敘，國內去的人，普通至少可升二級，我有一個舊部，却由委任五級，升到薦任六級，連升十二級。他自己來信都感慨地說：「蜀中無良將，廖化爲先鋒。」陳公洽先生嘗標榜：國內一等人才到台灣做二等用；二等人才做三等用。這則原則一百二十萬分對！可惜陳先生的幹部，所做的却是南轔而北轍！像這類兒戲官階的事，原因就在立法的時候，主管官制的銓敘部，往往沒有參加意見的機會。因為銓敘部部長既未能出席行政院會議，又不能

出席國防最高會議，各機關的組織核定權在行政院，行政院愛怎樣，便怎樣，要如何便如何，所以過去有人說，現在的中央政府是一種政治，而非五權政治。行政院大權在握，其他立法、司法、行政、監察四院，不過陪客而已。這個批評，確是事實。

第三談到總務：直到現在為止，所謂總務不過是機關首長的賬房，總務科長或主任不過是機關首長的副官。總務的任務何在，普通人不注意，辦總務的人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辦總務的人多自認是長官的私人，而實際上也多半與長官有着特殊的關係，他們的職責好像是為長官服務，而非為機關服務。因此他們只要把長官及其太太少爺伺候得周到，到，他們的任務便算達到。至於這個機關的辦公廳的佈置如何，空氣光線如何，辦公用具夠用不夠用，經濟不經濟，美觀不美觀，飯廳廚房廁所是否清潔衛生，消防，醫療，宿舍，圖書，娛樂，運動以及職員的家眷的福利，大多數辦總務的人不感到興趣，大多數機關沒有注意到這些應該注意的事。大概我們都有這麼一個印象：就是機關首長的公館多是富麗堂皇，設備齊全；而機關本身反而設備簡陋，一付窮相。尤其是公物的購置保管和使用，大都沒有顧到經濟原則。以購置而論：機關購買操于庶務之手，品質劣，價錢高，肥了私人，虧了公家。庶務的「公館」，電話包車一律齊備，比了個高級職員的排場闊得多。講保管，公家的器物可以隨便搬到私人家裏，也可以隨便帶走。講使用，可以拿公務車給太太小姐「兜風」，而自以為能幹有辦法。還有一種情形，

是抗戰以後才有的，那就是有許多機關，以辦理員工福利為大帽子；以消費合作社的名義作掩護。大批的風積米油和日用品，偷偷的貢貳圖利。甚至還要堂而皇之，要求公家免稅；美其名曰體恤同仁生活。實則被體恤的，不是機關全體職員，而是機關的少數特殊階級，和這少數特殊階級的親戚和朋友。

最後講到會計：超然主計已經開了好些年，事實上當然收到一些效果。但是應該改進的地方，仍舊不少。我不懂會計，我所能講的，只是一些常識。第一、我們的會計制度，還只在政府機關上打滾，而商業會計，我們仍然無法控制。看表面，商業會計與政府會計並無關係，實在關係却非常大。我只要舉一個淺顯的例，就可以看出政府會計與商業會計的關係，現在很多的商店，還在用流水賬簿，這些商店所開的發票，十九都是假的，開多開少，聽憑主顧的高興。一般都說庶務揩油，其揩油的最大法寶之一，就是以少報多，開假發票，你要查賬，是無法查出的。第二，會計的手續還太麻煩，並且故意教人做假。以出差報銷為例，不造假單據，你的旅費就無法報銷。最近人情的是賞給工人的小彩要開賬單，坐轎要開賬單，並且還要當地保甲長證明，這明明表示你這位上級機關官員的人格，還要保甲長來担保，簡直不通道！況且茶房轎夫之流，多半還不識字，叫他如何打收據！大概擬訂這個報銷制度的是學富五車，但並未接觸過實際社會的專家。他如果懂得中國人對證明一類最隨便的劣根性，他如果考慮到中國的教育還未普及，他就決不致創立

那麼一套便於作偽的制度。我嘗說：孔子的哲學很偉大，只是一句話誤盡了天下蒼生，那就是「惠而不費」一句話。在「惠而不費」的傳統哲學薰陶之下的中國人，對於替人做證明之類的事，只要不需他負賠償責任，他是有求必應，沒有不答應的；因此社會上的偽造證明文件，也就特別多。第三，會計人事超然制度，破壞了機關人事統一管理的原則。照現行的辦法，會計人事由主計機關主管，所有任免獎懲概由主計機關核准，不必經過機關長官，亦不必經由機關人事主管單位，這亦是不通之極！一個機關只有一個人事單位，如果說會計人事因其屬技術性質，應由會計部門主管，則其他技術人員亦何嘗不可自成系統，這樣四分五裂還成什麼體統？所以我們不談統一管理制度已，如果說各機關只能設一個人事機構，則這個機關的人事案件，就通統應由這個人事單位統一管理，會計人事決不可以例外。一例外，則包辦、操縱、壟斷、勾結種種的毛病都出來了。

以上我只是舉出文書、人事、總務、會計一些應行改進的毛病，藉以促起政府的注意。至於如何改進，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其實過去的政府，對於這些毛病，亦未嘗不知道。並且也想過一些辦法，想糾正這些行政上的毛病。譬如中央這幾年所提倡的分層負責制度，以及行政三聯制度，目的都在提高行政效率，改革行政上一些毛病，何以直到現在，效果仍未顯著，甚且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勢？這在改組後的政府，不能不詳加檢討，提出有效的辦法。中國的政治問題，並不在政綱政策；講政綱政策，國民黨並沒有什麼大錯。問題

還在如何做，亦即所謂行政問題。在這裏，我想提出幾點原則上的建議：

第一，此後政府應特別注意聯繫合作問題。過去有些豪傑之士，曾經發過這麼一種論調，說中國人不配談聯合政府，因為大家的門戶之見太深，只會打自己的算盤，而不顧及別人和別機關。這點顧慮是頗值得重視的。因為過去一黨專政，各部會的負責人都是同志，尚且不能完全做到分工合作打成一片的程度；若聯合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並不屬於同一黨派，則各自為自己的主管的業務打算，甚至故意掣肘不同黨派主管部會的業務，以顯示自己及其屬黨的成績；或各自為政，不相為謀。如此一來，則行政效率恐怕連現在的水準，都還不能維持，更談不到提高了！所以在改組後的政府，應該特別注意到這個聯繫合作問題。希臘大儒柏拉圖有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我想套用一下：「吾愛吾黨，吾更愛國家。」只有把國家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只有全體重於部份，大家的步驟才能一致，有了整齊的步伐，才能向齊一的目標邁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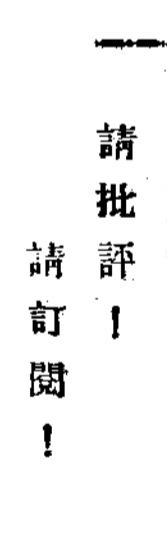
第二，此後政府，各部門各階層的首長，應特別注意幕僚問題。縱觀古今中外，政治的成功，得諸幕僚的助力最大，所以古人說要「慎擇左右」。西班牙有句成語：「告訴我你跟誰相處在一起，我就可以說出你是那種人」。(Tell me whom you live with and I will tell you who you are)我們也可以說：「告訴我你的左右是誰，我就可說出你是那種的官吏。」許多政治家的場台，都是失於用人，而尤失

於左右不賢。今天的行政效率如此之差，也可以說好的幕僚人才太少；或者有了而不能發揮作用。因為所謂左右，就是政策的實際執行人，如果執行者一派官僚作風，只知攬權圖利，國家的事務怎能做得好，行政效率，又如何能提高。

第三，行政效率的低落，在於法令太多而不能實行；政出多門而不能貫澈；所以今後的立法，希望特別注意一個行政字。法之不能行，有由於奉行不力；但亦有由於法的本身根本不完備。我嘗想一個理想的法令起草者，一方面他應有高深的理論學識修養；他方面尤須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有高深學識修養，他才能看得大，看得遠；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他才能見得小，見得近。所謂規模闊遠，綜理密微，二者實缺一不可。然而這樣的人才，現下委實不多！一般的人容易有所偏或者祇見森林而不見樹木；或者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前者之短在閉門造車，昧于社會現實；後者之短，在行政的經驗太多，一味遷就現實；甚至以敷衍應付為能事，這就成了老官僚。希望政府今後於用人方面，能注重學識俱佳的人才，特別是負責撰擬法令一類的人員，要特別兼顧到理論與經驗二者。

一 請 批 評

請 訂 閱 ！



一 請 批 評

請 訂 閱 ！

高莫野

由自論言障保

天賦人權，有三大自由，而言論自由居其一。人生而爲人，不能無思想；雖荒古原人，殊無猛烈，潭潭隱隱，固各有其思想。惟觀其文野程度，思想自有其繁簡與高下而已，有思想即有意志，思想爲意志之始，經思想之錯綜反應，則會貫通，集中于一點而意志出焉。然思想與意志，均爲內心之蘊蓄，不爲宣洩，則思想爲徒勞，意志爲空虛。宣洩之道，惟藉語言與文字，所謂言論是已。惟其然也，言論爲任何人之真實意志。夫國家爲衆人之所積聚，政府爲衆人之所寄託，故執政者有人民公僕之稱；大學有「大長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尊重言論，洵爲治國之本也。

言論之責，貴在眞實，故言論必以自由爲原則。若有所顧忌，不敢昌言放論，或勢力所施，毋許盡言，禁爲謠論，斯失其眞實，違反自由，言論既息，民意亦晦。影響所及，變從政府孤立，民心離散，

甚至政治文化，日見衰退，而國家之形象蒙羞。中國之言論自由，莫盛於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並起爭鳴，學術思想，蔚爲燦爛之文化；雖羣雄割據，未臻統一，然四夷向化，不敢越雷池一步。迨秦政統一，對於政制法度，大事改革，引起保守派儒生之反響，於是秦皇李斯，焚書坑儒，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剝奪言論自由，此其嚆矢。自是而後，歷代君主，莫不欲奪因帝位，自便私圖；設爲種種方法，束縛言論，惟避諱性干涉，如漢武之表章，儒術，定於一尊；且揚示崇尚清議，實則範圍言論，日趨狹隘。東漢時代，「諸生試家法，文吏試廣樂」，開后世科舉考試制度之權輿，由是學術日流於空疏，言論益見式微矣。魏晉清談，有類言論自由，然偏於消極，遺棄世務，言論價值漸然以盡。至唐而科舉制度確立；經元，明，清三期，遂臻完備，以八股文試經義，從此知識分子，畢生精力，悉耗於故紙堆中，併言論而無之，自由云乎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夫人民之所以爲寶者，以其負荷國家重任，出其力量，保衛土地，發揮言論，監督政事，充實國家而支援之者，非異人任也。國以民爲本，故責明之執政者，一切政治政策，必以民意爲依歸，而民意表現，除

代議制度之議員，爲民衆喉舌而外，厭惟一般言論，因之言論自由，載在憲法，爲各國通例，以我國國民政府政制證之，其第五條有：「設立各級言論民諭機關，組織各界人才，集中全國公意，以養成民主政治」，等釋其涵義，非徒空言論自由而已焉；且列入政綱，則顯然爲切實之保障，誠以三民主義之歸納，即爲民本主義，而言論自由乃民權之一環，不有保障，則摧殘之者，大有人在。民元以後之軍閥，封報館，黨主筆，造成輿論黑暗之世界，而國事幾淪於不可收拾之境，可不慎歟？

然則今日之言論何如，果能自由而有所保障乎？吾人殊不能作達心之論，謂爲清談，多言賈鳴，文字與談，在文化人輕哲識階級，常懷此種戒心。泡饅茶樓，間有壁上掲示，曰：「莫講政治」，「莫談時事」，以致明哲保身者，寒蟬仗馬，此諺屬文，務競鋒芒，以機智虛偽是尚，於是公道不存，是非混淆，真正之民黨，不復可見，而人民之視國家，遂如秦人觀越人之肥瘠，漠不關心。夫國無民，何以立？矧當創共建國之時，必須上下一心，凝聚羣力，鞏固國家統一，掃除民主障礙，以期全國人民團結溝通之奮政早日實施，政治早日步入民主階段……。

期保障言論自由，尤爲當前急務也。

蒲立德「訪華觀感」書後

任 傑

後 蒲 立 德 訪 華 觀 感 書

兩月前代表美國「生活雜誌」來華訪問之蒲立德氏，近發表「訪華觀感」於「生活」，已由我國各報，譯為英文，極引起各方之注意。以其內容，視魏德邁氏離華聲明，比較具體，且有利於國府。說者謂魏德邁氏來華之日，使我朝野抱有莫大之期待，故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市場得有微波不興之盛，而魏氏臨去秋波，聲明一出，乃促成八月下旬及九月之漲風。果爾，則蒲立德氏此文之發表，宜若可以減抑物價之昇騰，而日來繼長增高之勢，幾令舉市震駭，莫知所屆，則蒲立德氏洋洋大文，似尚無裨補於我，豈卸任之前駐蘇督駐法大使之蒲氏，究不若現任「總統特使」之魏將軍，其言論足以「為天下法」歟？！

其實，魏德邁氏之聲明，為魏氏「離華觀感」之表，其內容不必即為魏

氏觀察報告之藍本。魏氏駐華多年，在抗戰期內，以至勝利初期，以美軍總司令兼任我最高統帥之幕僚長，其共處患難也久，其相關休戚也深，此來雖肩有美總統特使之頭銜，但吾人對於魏氏往日之關係，及其熱誠助我之事實，不容否認，其聲明內容，事實所在，揆諸我先哲聞過則喜，昌言則拜之義，唯有接納諍言，自加箴勉，不應反唇相譏，老羞成怒。至魏氏以特使身份，對於出使國之政府，發言是否適當，失言有何責任，此固為其本人及其本國應有之檢討，吾人為中美邦交計，尤其追念魏氏當日患難關係，與其視為客卿輕蔑之辭，毋寧視為「諱臣」忠告之語。況魏氏之來，隨員不少，主管新聞，又為某大報社之記者，此項聲明之內容，雖不能斷定為此君個人之見解，但此君為此項聲明發表最有關係之一人，則無疑議。予

曾復誦斯文，覺其措詞命意，質勝於文，近似新聞紙上報道之文，而不類外交使節難任聲明之書，不能不對於一介武夫之魏德邁將軍，加以原情之論，而於我國人一時情感之論，殊未敢苟同。在前美駐華大使呼聲甚高之魏德邁氏，此後或不致再為我人所樂為宣傳，而老宗教家之司徒雷登博士忠信篤敬之下馬評，當與日俱增，為中外所共歎矣。

蒲立德氏此次訪華係代表「生活」，「生活」「時代」為魯士氏所主辦，魯氏前年勝利後來華，游歷南北，所至逢迎之盛，無殊魏德邁氏此次之訪華。記曾在某報通訊中，見及魯士在京謁陵，竟有軍警護衛，一時斷絕交通，魯士且語人渠亦不解所以。魯士對中國，尤其國府諸公，情誼具在，當無問題。此君在國內，亦為政治上活動人物，在此美

爭之年，魯士一系，欲於此機會，一顯身手，遠東問題，——中國問題，當為競選中具有意義具有價值之絕妙課題。蒲立德氏此文發表，固為對中國表示友好，亦即代表「生活」魯士一系對華政見之表示，抑亦魯士一系在國內政治上活動之攻勢，未可知也。

細譯蒲立德氏此文其要點不外：（一）因反蘇便不能不援華。（二）中共確係受命於蘇，故援助「戡亂」，即所以制蘇。（三）應在三年內，以十三億五千萬美元援助中國。（四）建議以麥帥兼任駐華美總統私人代表，協助蔣主席，但同時對中國「軍」與「政」方面，「貪污」與「無能」亦多所議論；而關於援助用途之美元支付，必須有美國代表之簽署，尤三致意。

反蘇援華，在美國輿論界倡之者，已大有人在。美國自麥帥駐日兩年，自謂管制成功，美國政府上層人士，認為日本追附美國，已無問題；而日人之接近盟軍總部者，大率摭拾流言，中傷我國，不謂中國之頗寡無能，即謂中國之反復鮮義。而中國內部匪患迄未敉平，

政治經濟，益陷棼亂。美國自今春以來，對華熱情，日漸淡薄，勢所使然，無容為諱。近自美蘇摩擦，日甚一日，凡百會議，無不以噴毒互置，不歡而散，及東歐九國共產國際又復宣告成立，第三國際勢將以老店新張之姿態，再事伸手於東方，當在最近之將來，美國於日本之外，不能不重視中國，欲制蘇俄之

東漸，必使中日韓三國，連為一環，軍事、政治、經濟，分別配備，三位一體，一旦有事，相為呼應，以妨禦蘇俄勢力之東侵。蒲立德氏建議以駐節日本兼領駐韓美軍統帥之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五星上將，但華人必尊稱為元帥），實則美國并無元帥（brigadier general）兼任駐華代表，協助蔣主席，其用意即在統一美國在遠東之作戰指揮，至為明顯。無怪此建議一出，日昨訪問南京之美

衆院軍事考察團團長柯爾，亦表示贊同。意者美蘇關係，若再進一步的緊張，麥帥或將拜受遠東統帥之命，而所謂援華政策之實現，為期或亦不遠，美國政策最重現實，魏德邁特使之來，可以併中韓而調查，則麥克阿瑟將軍之新命，又豈不可以合中日韓為一局，而從容坐鑽。我於中韓等量齊觀之「既成事實」，未聞外交當局，有何表示；則此時也，彼一時也，當日之敗軍降敵，亦何妨駢肩並駕，與子同仇，此事之應值得吾人注意者，願我朝野人士，讀蒲立德之文，有所警覺也。

至美元借款，一年以來，甚為塵上，徒令人有「因風想玉珂」之感，袁子才詩「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可為美元借款及中國期待寫照。蒲立德文中對美國政府援華借款及供給武器，加以詳盡之敘述，深刻之批評，言人所不能言，自無怪國人讀之，寄以最大之興趣，究其實，蒲氏之建議，在美國政府方面，能得多大之反響，將來援華，果能實現，其程度若何，借款數目，能得多少，胥視未來國際情形之變化，及美國對華需要之評價，始可決定。美國之殷富，在今日甲於全世界為天之驕子，然而美國之借款，非可垂手而得，嗟咽辦成，杜魯門可以主張，馬歇爾可以提議，然而主張提議，不必即成事實，不能立即兌現，與戰時羅斯福握有臨機處

置之特權者，今昔已有不同。况美國在戰後之勢力圈，已遍及南北美洲，及西歐之半壁，東亞之全部，美國軍事外交所至之地，美國權利之所在，亦即美國擔負之所在也。除南北美洲而外，西歐東亞，莫不翹首期待美國之援助，美元之救濟，美國政府，對此難開之善門，當然不能不掂斤播兩，錙銖與較，相互之利害如何，當前之需要奚若，取舍之間，一以現實為定。政治借款，與企業投資，當然以條件為第一考慮，然而二投資者之間，又有不同，企業投資，完全視取償之擔保價值如何，政治借款，則祇問當前之利害，與相互之需要，不必斤斤於取償之擔保也。此次大戰中，美國租借法案，對英對蘇，借款之鉅大數字，為歷史上空前之舉，不聞美國當時有何躊躇，此無他，需要所在，利害所關，美人不暇計及也。故就今後中美之關係，美人之需要於我者，其因素必日增，則接華不成問題。所應考慮者，我自力更生能做到如何程度，能否充分利用外援之資金，以謀復興，不使浪費，此為我切身利害，應反求諸己，而不能

徒恃外來之渦來物也。

美國在前對中國借款關係，稽諸北京政府之檔案，頗有值得一談者。北京政府，自清代光宣起以迄北伐成功，財政檔案中，美國借款比較最少。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為中美文化基金，偉大舉動，實奠定中美邦交之基礎。此外政治借款極少幾筆，較著者即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九年之烟酒借款，兩次所貸款額，不過一千一百萬美元，以視今日之天文數字，真有隔世之感。一九一五年之美元五百五十萬，原為借款中之孳息，承辦者芝加哥商業銀行阿卜脫氏，嗣以發售債票，不甚順利，延至一九一九年，由另一財團太平洋企業公司之白魯斯者，承受利權，續借五百五十萬美元，——時美金一元抵合國幣七角。但借款條件，須由美人參加烟酒行政，仿照鹽務辦法，設立煙酒稽核所，并推薦美國駐北京公使館參贊威廉姆士為稽核所會辦。當時國務總理為安福系之某氏，顧維鈞氏正在駐美公使任內。煙酒督辦張壽齡氏，認為借款數目太小，條件過苛，且予所知，十九胥成畫餅。說者謂美國借

同意，於理未合。張氏依據此種種理由，陳之總統徐世昌，並與美國駐華使館直接交涉，——時公使代辦為丁家立，曾任北洋大學教務長，與今之司徒雷登，同為宗教家寄身北平，後先轉戰大使，同為宗教家寄身北平，後先轉戰，——并拒絕威廉姆士就職。其後一年凡爾賽和約告成，美國冀向遠東發展經濟勢力，四國新銀行團成立，以紐約摩根銀團協理拉蒙德氏為首班，訪問遠東與關係各國，商討經濟問題。一九二〇年春，道出北京，曾盡力斡旋烟酒借款交涉，欲以新銀團為投資銀行，承受美國兩次借款之權利，並派定司蒂芬斯為銀團駐北京代表，續商條件。但卒因中國政治不安定，軍閥甲起乙仆，勢力互為消長，投資不能安全，種種原因，此案終於擱置。而所謂新銀行團者，亦遂無疾而終，銀團駐北京代表司蒂芬斯亦偃旗息鼓，於一九二一年離北平返國。此一段公案，為北京政府對外借款最後之一幕，亦即美國投資失敗之一例。此外政治性的借款及企業投資，試商者，與締約者，當然不止此一事，然據予所知，十九胥成畫餅。說者謂美國借

款之難不難於商條件訂契約，而難於實行交付，蓋有鑑於當日北京政府之前事，謂為事實也可，謂為不盡明瞭美國國情，美人心理也，亦無不可。

美國借款成否之最後決定權，在政府不操之總統與國務卿，而操諸國會，此盡人所知。其實國會之決議，多視紐約道街聞人之意見為轉移，垣街之所謂

忠之國士，其惟一之羅盤針，則投資之安全與現實之利益而已。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予續述煙酒借款之意，要點有四：（一）美國借款最重視現實，（二）條件不一定合理，但亦非無伸縮性，（三）投資必須安全，（四）政治性的借款，非有特殊情形，必要求監督用途。今後美國對華如果借款成立，除國際情形變化於美國國家本身有利害關係者外，第四點「監督用途」，必為借款條件中最重要之一項，可想像也。

美國政治外交人事上，近年有一種新趨勢，即向之多用文人者，今則以優秀之武人代之。軍人主政，利害參半，

政論家早有評定，姑不具論。軍人作風，多帶硬性，政策策略，依據軍事，不幹而已，幹必澈底，此種風習，或可矯正當年美國對外措施之輕率浮躁。馬歇爾將軍，以帷幄名手，秉國鈞重任，

熟悉中國事情，明諳中蘇關係，大權在握，遠瞻高瞻，當必有嘉謨嘉猷，為美國遠大計者，以謀中美之和平福祉，吾人為中美前途祝福，又不僅為中美兩國祝福已也。三六，十，十四，七海。

法國第二共和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基礎

樓邦彥

——了解今天新法蘭西政治的前提——

上復興重建的途徑時的南針。

二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已經有了快到一年的歷史，但是任何國家既逃避不了歷史與傳統的束縛，要瞭解今天的法國，它的過去將予我們以很多的指示。我們這裏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基礎作為研討的對象。為對於新法蘭西具有較深刻的瞭解，我們這樣地從歷史的觀點來討論當初第三共和國的成立背景，並從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它的憲法性質，當不無相當的助益。

第三共和國是法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普法戰爭戰敗後的產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二十年中，可以說是它的全盛時期。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越比利時而進犯巴黎的時候，因為作戰準備上的不夠充分，以及政治局面的不安定，於是士氣頹喪，人民普遍地喪失了決勝的自信，第五縱隊乃乘機活躍，勢所必然地造成了貝當賴伐爾之輩出面降德的結局。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固然已經是滅亡了，然而在當前動盪的激流中，已經產生了第四共和國，這是法國的復興，也是法國的再生，它從過去的經驗當能獲得不少教訓，來做它走

法國是歐洲大陸上第一個國家，由於君主權力的高度發展，首先推翻消滅了數世紀來的封建制度，而獲得政治上的統一局面。法國在這方面的成功，乃十足證明皇權的發達，它雖縮短了封建制度壽命，但其所產生的結果，却是民主運動萌芽的艱難，經過的困苦，成功的遲緩，以及維持的不容易。

自從一七八九年爆發了劃時代的大革命，一直到普法戰爭，路易拿破崙遭遇了敗績以後，才成立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這第三共和國的基礎是非常脆弱的，其脆弱的基礎影響於以後的法國政治前途甚大；我們要瞭解當初第三共和國成立時的背景，其動機亦即在於此。

第三共和國可以說是成立於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它的憲法典則制定施行於一八七五年，這五個年頭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國防政府時期，始自法蘭西第二帝國傾覆之日，止於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國民大會在波爾多（Bordeaux）召集之時；第二個時期是帖埃（Thiers）獨裁

時期，起於國民大會召集以後，而至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帖埃被迫辭職；第三個時期是麥克馬昂（MacMahon）總統時期，到一八七五年的憲法法典制定之日為止。

第一，國防政府時期。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法皇拿破崙三世於對普魯士作戰時，在色當前線為普軍所俘，法蘭西第二帝國便因此遭遇了最後的命運。平時早已不為人民所擁戴的皇帝，既為敵軍所俘，他自將扭負戰敗之全責，於是羣衆乘機擁入了巴黎市政廳，推定代表巴黎的議員組成了一個臨時政府，並以首都警備司令杜魯虛（Trochu）為總統，於九月四日正式宣佈了共和國的成立，這就是所謂國防政府。國防政府組成以後，法軍由岡貝達（Gambetta）率領，繼續抵抗進犯國境的普魯士軍隊。繼而巴黎被圍，國防政府一遷都爾，再遷波爾多，由岡貝達為領袖，統治未被普軍佔領的區域，同時與普議和。可是氣盛勢旺的普魯士不打算與它認為不能代表當時法國的政府簽訂和約，國防政府的代表乃於一八七一年一月的停戰會議中，允於二月八日舉行總選，產生一個國民大會，由這個機構來決定和戰的問題以及接受和平的條件。二月十二日國民大會在波爾多開會，臨時的國防政府亦即卸職。

第二，帖埃獨裁時期。舉行總選的目的是全在產生一個決定和戰的國民大會，大部份人民在當時都厭戰而盼望和平，結果以主戰的岡貝達為領袖的共和派，在國民大會內僅居於極不重要的地位，而主和的保守派則勢力濃厚，左右操縱了一切。保守派的政治與宗教方面的傾向，雖非一般的普通

人民所能同情，然而他們是不主張與普魯士繼續作戰的，恰與一般人民的主和心理相符合，這是保守派於總選時獲勝的主要原因。

國民大會一共有七百六十八議席，而右派的保守份子却佔了四百五十席，其中有二百位貴族和三位教士，他們是右派中最極端者。大多數的代表都主張採取君主立憲政體，而成立一個內閣制的政府，可是這個主張君主立憲的國民大會，最後却產生了一個共和國，這種矛盾的情形，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命運與遭遇，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

一個保皇的國民大會，怎麼又會產生一個共和國呢？有一部份人認為國民大會早已看到了割地與賠償將為結束普法戰爭的必然後果，為把這種國家所可能蒙受的恥辱歸責於共和國，乃決定暫時議決共和政體，再趁人民有一天感覺失望的時候，進行復辟，而把共和政體推翻。又有一部份人認為保皇派本身的意見分歧，亦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據當時主張維持君主政體的代表，其本身即分裂為三派，各自擁戴並效忠於某一皇室的後裔：第一派擁戴拿破崙三世的皇太子，第二派擁戴桑波爾公爵——奧爾良皇室的路易菲利浦之孫。這三派既不能取得妥協與一致，而國民大會又不能不於當時立即產生一個政府來同普魯士議和，結果便就皇室範圍以外，推選一人來組織政府。

當時在國民大會內的最重要人物，可以說是曾於路易菲利浦時代充任首相的帖埃，在各派不能取得妥協與一致的情

形之下，他便被選為新法蘭西共和國的元首，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然而帖埃是一位不慣於受約束的政治家，很自然地，他不久便成為一個獨裁者了。國民大會一再議決縮小他的權力，並減少他個人與國民大會發生直接關係，免使國民大會多受其個人的影響。帖埃與國民大會之間的隔膜日深，隨時均有破裂的可能。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帖埃在國民大會內演說，明白主張在共和政體之下實行相當保守的政策，這當然引起了大部份保守分子的反感，翌日，國民大會要求實行徹底的保守政策，帖埃即被迫辭職，同時國民大會以三九〇票對三三〇票選舉麥克馬昂以代之。

第三，麥克馬昂總統時期。麥克馬昂是一個軍人，而無政治經驗，在當時很自然地成為一個適當的國家元首。他對於繁瑣的行政事務，或竟致政府政策的決定，很少加以過問，同時又由於他不擅長辭令，也避免向國民大會發表演說，因此在事實上，國務員會議的副主席便成為真正的行政首領，而向國民大會負其責任。為了有這種情形，一方面直接地產生了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法律，另一方面間接地築成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內閣制度的基礎。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法律規定麥克馬昂的任期為七年，國民大會的保守份子主張通過這個法律的原意是希望在七年中完成復辟的工作，麥克馬昂本人也是一個保皇派，他自然願意擔任一個促成復辟的工具與媒介。當時在保皇派中間，除掉少數擁戴拿破崙三世的皇太子的一部份代表以外，已有了相當的妥協，即擁戴桑波爾公爵登位，而他既無嗣

子，此後即由奧爾良皇室繼承皇位。但是桑波爾公爵堅持兩個條件：第一，國民大會必須宣示他的登位並非由於國民大會的請求，而是基於他自己的權利；第二，法國不採用大革命的三色國旗。這兩個條件皆為國民大會所拒絕接受，於是由於桑波爾公爵的固執己見，國民大會雖是傾向於保守，乃於不得已之中決定暫時採取共和政體，希望總有一天找到復辟的機會。這就是君主傾向的共和憲法典產生時的基本背景，也正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為何自始便是一個矛盾的基本原因。

三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是一個具有憲法法典的國家，如果我們對於憲法與憲法典兩個概念有清楚的認識（關於此點參閱天文台第一卷第一期我的「憲典・憲法・憲政」一文），那麼憲法法典無疑便成為法國憲法的最主要淵源了。似同其他具有憲法法典的國家，在憲法法典以外，法國憲法當然尚有其他的淵源，這些不同的憲法淵源合而成爲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法律基礎。

先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憲法法典來說，我們自須瞭解其制定時的背景。國民大會於一八七三年成立了一個由三十人組成的憲法法典起草委員會，由於右傾保皇派本身的分裂，他們在委員會內並未佔據上風。在一年多很長的期間，委員會的起草討論工作，幾乎毫無結果；直至一八七五年，共和政體才以一票之多數，為國民大會所通過，我們說法蘭西

第三共和國的基礎異常脆弱，此亦為一明證。

共和的原則既經確定，國民大會乃進一步決定整個的憲法法典，大部份的代表都想在形式的共和政體之下樹立起君主色彩的制度，這是第三共和國憲法法典本身的矛盾，它蘊藏着日後爆發的危機。所謂第三共和國憲法法典，實際上包含三個憲法法律（*Lois constitutionnelles*），即：（一）關於公共權力組織的憲法法律，（二）關於參議院組織的憲法法律，（三）關於公共權力關係的憲法法律。這是所有現代憲法法典中的一個最特殊的形式，它既非整個的，又無章條的劃分，且又絕對的簡單。

關於憲法法典的修正方法，其步驟有三：第一，由總統或國會的任何一院動議；第二，國會兩院分別以多數通過，宣告修正提案的成立；第三，國會兩院組成國民大會，在凡爾賽開聯席會議，以絕對多數議決憲法法典的修正案。在第三共和國的六十餘年中間，曾經有過三次憲法法典的修正，第一次在一八七九年，改定巴黎為國都（原定凡爾賽），第二次在一八八四年，規定了好幾種事項，其重要者為共和政體永遠不得為修正憲法法典的議題，以及過去的皇室後裔永遠不得當選為總統，第三次在一九二六年，增加了政府關於財政的權力。

除開憲法法典以外，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尚有下列其他的憲法淵源：

（一）機體法（*Lois organiques*）。制憲的國民大會在制定上述的三個憲法法律外，又制定了兩個所謂機體法，一

個是關於參議員之選舉的，另一個是關於衆議員之選舉的。

這五個法律雖同為國民大會所制定，但是它們在法律上的效力是不相同的，憲法法律的修正必須依照法定的特殊修正程序，而機體法則依照通常的立法程序即能加以修正，雖然如此，在法國人的眼光中，機體法當較普通的法律為基本，不致輕易有所更動修正，這是特殊於法國的一種法律現象。

（二）法令。法國也似同英國，不少關於基本國家組織的法則，例如投票，選舉舞弊，地方行政組織……等，或為普通法律所規定，亦或為行政命令所規定，它們構成法國憲法的又一個主要因素。

（三）法院判決。歐陸國家普遍都有兩個法院系統，一為普通法院系統，一為行政法院系統，是則在法國，所謂法院判決，不但指普通法院的判決，且又包括行政法院的判決。而法國行政法院的判決對於法國憲法的形成，尤其有更大的貢獻。法院固不能宣告國會所制定的法律為違憲而無效，行政法院却能於受理行政訴訟時撤銷違法的行政命令，不但如此，判決本身往往可以確定基本的國家組織，而構成法國憲法的一部份。諸凡行政法院本身的權限範圍，國家以及地方法人的責任制度的確立……等，皆為行政法院判決的結果。

（四）憲法慣例。憲法慣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補充憲法法典或其他的法律文件所未規定者，另一類是實際上更動憲法法典所已規定者。諸凡關於議會制度的細則，國家預算制度的確立，國家元首的活動範圍……等，皆屬於前一類；諸凡總統之不能解散衆議院，總統之不得連任，總統

之不能將國會已議決的法律案交付復議……等，皆屬於後一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三個憲法非法國憲法的唯一淵源，在它們以外，我們尚不能輕易放過其他法國憲法淵源。這不但法國是這樣，任何其他國家都是如此。

四

自從有憲法法典以來，似乎一般人都認為人權章是憲法法典不可缺少的部份，可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憲法法典却缺少了這個不可缺少的部份，於是法國人民的權利究竟如何獲得保障，便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

法國大革命後的國民大會，曾於一七八九年制定一個人權歷史上的重要文件，叫做「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1789)，後來列入了大革命後的第一部憲法法典，即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法典。學理上一向成爲爭論之焦點者，厥爲：「一七八九年

的『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之下，是否尚屬有效？這是一個法理上的問題，法國公法學家有兩派主張，一派以杜驥 (Leon Duguit) 為代表，另一派以愛斯曼 (A. Esmein) 為代表。

杜驥認爲「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是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新社會的契約，它是具有永久性的；至於它在法律上的效力，不但可以約束制定普通法律的國會，且又約束制憲機

關，易言之，普通法律或憲法法典，無論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如果在實質上與「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相抵觸，在法律上應爲無效。愛斯曼則認爲「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並不能發生法律上的效力，它至多不過是法國人的政治信條，它的存在與否，對於法國公法並不發生絲毫的影響。其實這兩派的主張皆有所偏重。杜驥的看法如果祇表明了他的着重點，似乎無可非議，至於說與「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的普通法律或憲法法典皆爲不能成立，這恐怕在事實上絕無此可能。愛斯曼又似乎把「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估計得過低，忽視了它在實際上所發生的影響。從某一個觀點看，「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未嘗不可謂爲法國憲法的一部份，因爲無論就其性質或就其法律效力來說，它與我們普通所謂憲法慣例，實在是非常相似。

到了今天，這雖是一個過去了的問題，但就純法理的觀點，仍有值得我們加以注意之處。

五

法國目前已早進入了第四共和國的階段，然而它仍有它的過去，正好像任何國家不能擺脫各自的過去一樣；過去的雖屬過去，但是往往有確定現在，和支配將來的力量。我們這裏雖旨在分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基礎，要亦爲我們瞭解今天法國的政治環境和公法關係的必要前

x

x

x

閻錫山「反階級鬥爭」的法寶

……太原通訊……

本報記者天健

「平民經濟」是太原在奸匪重圍裏，在閻錫山氏領導着創行的新制，它正和抗戰時代晉西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一樣，為閻氏「按勞分配」的實踐，是荆棘叢中的一朵民生主義之花。它的意向是

要使平時人人必須勞動，作到勞享合一；難時人人能有工作，作到生活平等，是一個「有產合理享，有難均等當」的政治反貪污，軍隊反擾民，社會反不平，以及反剝削的經濟政策。它改革了社會的不良舊習，發揚了歷史的善良秩序。

實行以來，重慶中苦難的太原，不特物價平抑，民生安定，並且彌補了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空隙，反映出共產革命的實驗的法寶，也更是目前政府維新靖亂的寶鑑。它的目的是平民經濟的目的，

是要做到均與安；由簡化生活的均，進而為優裕生活的均；由貧的安，進而為富的安。在開始時，先由穩定物價，維持社會的安寧作起，所謂穩定物價，就是要防止火上加油，讓上加風的物價暴漲，暴落頗為不安的經濟暴動；由經濟暴動，就會引起人民由刃而搶，由搶而殺，由殺而亂。途徑是分簡化生活，保護生

活，分配工作，配給產物。作法，關於簡化生活者：（一）規定生活必需品的用量，除客飯外規定三種飯等；規定布鹽炭的用量。（二）規定禁用品。關於保護生活者：（一）農工商的收入，維持均衡，須與普通農工的收入相等，議價時以此為標準；（三）懋遷有無的商業資本，在公家未能實行由公給以前，除消費者合作社集資以外，按原法幣每月一分計息，此規定雖與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不合，但含有節制之意，亦為過渡期間不可避免之措置；（四）提倡開渠鑿井，改良農具種籽，並擴充紡織製造及採礦等生產事業；（五）當有能有之物品，議價配購；能有而不當有之物品，禁用；當有而不能有之物品，不用。

。關於分配工作者：（一）按需要計劃生產，按生產分配勞力。（二）有勞動能力的人，充分就業，作到人人有工作。關於配給產物者：（一）取消以營利為目的的商行為，建立適應生活需要的供給制度；（二）生活必需品定量配購；（三）缺乏物品限量配購；（四）無關勞動者生計的奢侈品，禁止使用；（五）其他用品情形隨時規定。

對平民經濟當前的措施分（一）保留懋遷有無正當商人，禁止投機倒把影響物價的好商，與買空賣空播弄物價的賭商；（二）懋遷有無的正當商人基本收入，須與普通農工的收入相等，議價時以此為標準；（三）懋遷有無的商業資本，在公家未能實行由公給以前，除消費者合作社集資以外，按原法幣每月一分計息，此規定雖與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不合，但含有節制之意，亦為過渡期間不可避免之措置；（四）提倡開渠鑿井，改良農具種籽，並擴充紡織製造及採礦等生產事業；（五）當有能有之物品，議價配購；能有而不當有之物品，禁用；當有而不能有之物品，不用。

藝

文

暫止園脞錄

周今覺

余自庚午至甲戌，五歲三遷，所至貧陋而居，每得數弓隙地，輒佈置小園，取楞嚴暫止便去之義，名暫止園，海藏翁爲作篆泐石。甲戌新居落成，園地稍廣，仍以暫止名之。蓋天地造旅，光陰過客，百年一暫，無往而非暫也。孝感索稿，乃取記憶所及，考核所得，條列而記之，命之曰脞錄。

詩律

四十餘年來，閩中詩人猶盛，鄒次之，贛又次之，蘇晚較少。然閩中方言，鈞輞格磔，不善作國語者，往往失占錯韻。尤奇者，常以七陽與十三元通押，此兩韻絕對不相通，而閩人輒多誤犯。如鄭蘇堪壽袁伯揆母壽詩云，畫戟森森燕寢香。尋常歌舞遠高門。銀花火樹

稱觴夕，待向君家作上元。香元同押，余問閩人，香字閩音如何？則曰讀如薰，余始恍然，因土音相近而錯押，宜乎高伯足之痛罵該死十三元也。

唐韻已佚，幸廣韻尚存，其分韻至二百餘部之多，今韻則一百十餘部耳。

廣韻如四支，則析作脂之兩部，然當時許通押，不但古詩通押，即律詩亦能通押。後來元人劉某，（偶忘其名）作平水韻，於其可併者併之，遂成今韻。廣韻析十三元爲兩部，（手邊適無廣韻，故不知其韻目，）前一部與真文通押，後一部與寒刪先通押，後來併兩部爲十三元，詩家不察，以爲真文可與十三元通押。尤奇者，常以七陽與十三元通押，寒刪先亦可通押，而不知其絕不相通也。海藏樓詩，此病絕夥，乃至轉爲上去，亦相沿成誤，遂成大病。

詩讀嚴，而詞韻則寬，曲韻尤寬，皮鑼大鼓，因之遂以十三轍統之。如江陽言前異韻，錯轍則唱不成聲，尤不能被之管弦，乃有以江陽言前不同轍者，押之於詩句，不亦怪哉。梁衆異號稱詩律較細者，乃亦有押不同轍之韻。他省詩人，絕少犯此病者，謂非閩中方言誤之耶。

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無論近體古體，皆須音調鏗鏘，始可令人恬吟密詠。桐城古文家因要求氣之說，施之於詩，尤爲重要。拗可也，拗不如法則不可，近體有近體之拗法，古體有古體之拗法，拗不如法，則讀之佶屈聱牙。尤不可於平韻到底之長古中夾入律句，（換韻及仄韻到底者則不拘。）若夾入一二律句，則直如唱大鼓書矣。近人犯此者，以陳石遺爲最多。古人犯此者，以黃山谷爲最多。如晦溪碑，爲翰林人口之名作，通首不過十二

韻，而插入律句，竟有四句之多，如摩
捲石刻變成絲，明皇不作芭桑固，南內
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等是也。
無論何等名作，若犯此病，便大大減色。
此語無人指出，亦無人敢道之。以不
敢疵山谷也。余獨敢大胆爲此言者，欲
世之學古者，師其長勿學其短耳。最近
見一大名家之詩，全完不遵詩律，首聯
以平平起首，次聯亦以平平起首，三聯
又以平平起首，不知作者自己如何念法
，卽山谷詩中亦少見也。

詩中用典者，不難知其出處。若用
古人之詩句，則不易明其來源，以古名
大家之詩，浩如淵海，無有能句句背誦
者也。今人讀朋友詩，遇不知詩中所用
之典者，往往隨意放過，恥於問人，恐
人譏其儉腹也。余一生綜覈名實，遇有
不知之典，輒追問到底，不肯輕易放過
，往往因此問出笑話者亦不少。有錯用
典者，有與本題風馬牛不相及者，更有
擗壁虛造英雄欺人者，然余却因此獲益
不淺，以多識典故也。

古詩音節，本出天籟，熟讀古人詩
，自然順口念去，順筆寫去，不學而能

。王漁洋標舉神韻，選唐人古詩之音節
嘹亮者，（唐詩音節勝於宋，）錄爲總本
，以黑白圈指出其要點，惟傳弟子，不
輕示人，以爲獨得之奇。趙秋谷作談龍
錄，以發其覆，出示漁洋，漁洋囑其勿
示外人，余聞之幾於大笑絕響，漁洋固
陋，秋谷尤陋，真可謂一對打拉蘇矣。

詩律之謹嚴，豈獨在音節，更有宜
進一步求之者。如古詩固不避複字，然
以愈少愈好，愈隔遠愈好，愈不同位次
愈好。何謂位次，例如七古句中用一賢
字，在第四字，以後用賢字，最好避開
第四字，更有極精之妙諦，則七古平韻
到底者，陰平陽平，宜錯雜而押。大約
至多連押三陰平，必轉一陽平，連押三
陽平者亦然。東坡深得此中三昧，故其
詩中連押四陰平或四陽平者絕少，試舉
墨妙亭一詩，可以隅反。余詩無過人之
處，而於此二諦，不敢不勉企之，讀余
集者可以印證。

余十三歲始學作賦，以童子試中，
經古場列前茅者，最易得萬。先君告余
曰，凡詩與賦，用上聲字者，讀之必音
節響亮，舉吳聲人春水綠波賦中一聯，

。雲影天光之裏」爲例，其中筍字影字
裏字皆上聲，試易爲去聲入聲字讀之，
便不能如此抗爽，余試之果然。作詩固
不必拘此，然亦可備一說。余十六歲應
童子試，經古場賦題爲雜花生樹，以萬
紫千紅總是春爲韻。又一論題，并七律
四首，題爲柳線，荷珠，檣錢，秧針，
牌示願作一賦者聽，願作一論四詩者聽
。作賦者本可不必作詩，余賣勇，竟成
一賦四詩，榜發列第二，而第一則立之
家叔也，旋入泮，亦家叔第一余第二。
越歲科試食餼，亦家叔第一余第二，皆
出於舉使李小研（端遇）夫子之門。一縣
千餘人應試，一似第一第二爲余家所包
者，咸以爲奇。余尚憶賦中押案字官韻
，云「嚴闢月落，聽殘衰角悲笳。故國
神遊，開遍嫣紅姹紫」。上聯指陳伯之
降虜，下聯指邱遲以書招之南歸。又押
紅字官韻，云「祝花壽兮長生，朝朝暮
暮。願春光兮不老，翠翠紅紅」。雖是
稚句，而婉約可誦。李小研夫子獨於紅
韻一聯夾圈，批曰，此子將來必有福澤
。乃不知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躬閱柔
睡，飽經憂患，窮老不死，腰屈古稀。
目中所見者，率皆猛獸奇鬼，時防其來
擾人，殊不知福澤二字果安在也。

疚齋日記

冒鶴亭

——記戴子高先生寫書事——

疚齋日記
陳碩甫（奐）嘗從汪闡源家，借宋刻管子，（原書後歸聊城楊氏海源閣），以趙用資本，校記其異同之字，凡二部。一部寄王懷祖京師；一部寄陳芷鄰福州。寄福州者，今藏上海涵芬樓，余校管子，從世好張菊生借得，（順治初，先巢民徵君，避兵海鹽，舉家寓菊生先人蝶浮都諫涉園，康熙中，徵君子穀梁入都，又寓都諫梁家園，龔芝麓作十
二絕句，以紀其事。海上流人寓公雖多，若具三百年交情世誼者，惟菊生與合

記
日
陳碩父徵君手校管子，蓋就黃蕪園藏北宋點勘，子高方治管子，以賜之。又卷四云：紹興本管子，黃蕪園所藏，陳碩父徵君傳校於趙刻本內，予得之園中，子高嘗取入校正，子高歿，陳本仍歸予，今孫仲容奇花齋本，屬予遂寫，並有趙刻誤而花齋不誤者，趙又兼采劉績語數條入注，亦得互勘，校七日畢，世間又多一宋本矣。（案義理藏宋本管子，凡二：一歸汪闡源，即碩甫所從借校者。一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光緒初，張鍊有覆刻本，近時商務印書館有縮小影印本）。又近錫山徐氏念劬叢刻中，有復堂日記補錄，其同治五年正月十三日記云：戴子高竊予前年所得陳奐碩父傳校管子走蘇州，咄咄怪事。今案同治五年正月，即子高先生所云丙寅正月也，云在杭復取得之，即復堂所云竊

也。云郭中義所擅者，即譚仲修也。仲修初字仲儀，譚字篆書作穀，與郭字形近，故目之曰郭中義，此一書也，據譚云云予得之閩中，子高先生則云於福州市上買得，已伏處丙寅年之爭矣，而譚云戴子高竊，戴云郭中義擅，幾成兩造，各執一詞，今既度之，大約福州市上發見此書，戴譚同往，各欲得之，或經朋好調停，（其實在閩中者，有傅節子，魏稼孫，皆能通兩家之郵者），以戴先生方撰管子校正，先畀戴，俟戴校畢，歸譚，譚本從徐學使（樹銘）入閩，其返杭時，戴校當尚未畢工，而遽持去，故戴先生加以擅名，事隔數年，戴先生亦由閩返浙，見譚案頭置是書，心知欲假，則譚必不允，不假則書未校畢，遂不告而亦持去，譚乃加以竊名，此亦文人趣事，不傷大雅者也。（因憶余曩在京師時，袁伯蓮與余同官農工商部，過從甚密，其與余書，下款則署坂鵠。（今已裝池，尚在行篋），其夫人又為先太夫人義女，余插架有錢，遠王述古堂鈔本流寇始終錄，一日，亦為伯蓮持去，不以告。同時余有李西涯手書長卷，寫跋未竣，因事外出，伯蓮亦持去，不以告也。數年前，余以流寓海上，藉書畫易米，始以錢鈔見還，而李卷則云爲其弟持去，不能還矣。

朋 談 雜 記

陳頌洛

于右任世稱髯公，皤然爲國元老，詩亦傲儼有奇氣，清季因革命而亡命，有瀟橋詩爲時傳誦，詩曰：「吾藏吾頭竟入關，關門失險一開顏，瀟橋兩岸青青柳，曾見亡人幾個還。

」使抗聲歌之，不減荆卿之易水蕭蕭也。乙酉（三十四年）生日，適值國曆五月一日，賦自壽詩曰：「耕牧河山願未酬，渡江亡命作春秋，今年偶遇勞工節，做炮孤兒亦白頭。誕降之年罹百憂，中山世系削琉球，同盟爭起全人類，不獨歌呼爲亞洲。」第一首自註：謂幼年曾爲紙炮房小工，紙炮者，俗云爆仗也。第二首自註：謂生於清光緒己卯歲，是歲日本佔琉球。寥寥兩短章，浩瀚中故自精悍。關隴間舊友，多言其平生綴續杜詩，出門亦恆以杜集自隨云。

55

廣 謂 稽 雜 記

事。」觀音巖爲履川寓處所在，庖人工治閩菜，予及江望雲新仲雲諸君，恆饗飲其地，行賤量不勝蕉葉，而談笑生風，彌添酒趣，奇情壯采，雖日久猶彷彿目前焉。

某日，有王姓者約飲，主人忽手觸酒杯墜地，笑曰：吾乃成研地王郎矣。於是座客各察其姓之孰堪爲郎者。江望雲（庸）爲練筆江郎。劉禹生（成禹）爲前度劉郎。潘伯鷺爲擲果潘郎。何敍甫（遂）爲傳粉何郎。彭醇士爲江上彭郎。望雲曾問業於香宋樓，名噪詩壇。禹生爲老同盟會會員，鬼萎燕麥之感，時形於文字。伯鷺翌年，頗翩翩自喜。何將軍垂老而猶多奇詞。醇士江西人，奪得小姑娘，正切其地。凡所品題，靡不工妙。予末由爲郎，敍甫戲謂盍竊之爲陳王，愧無八斗才，不能爲諸公賦「五郎詠」也。

張大千夙有活石濤之目。戰時由秦隴以達玉門，居敦煌者經年，積晷晝修，功同面壁。嘗挾其手摹石室佛像百十互幅，展覽於重慶，汪洋恣肆，觀者咸歎爲得未曾有。間亦爲邊地寫生，狀山水傑秀處用大青綠，江南無此景，狀番女健美，亦迥殊六朝佳屬。杳躍然具有地方性與時代性，不似餘子之僅以襲窠臼爲工也。己卯（二十八年）春，予獨游青城山，聞山中人言，上清宮來一奇人，長髯布服，挈豔姬，簪珍饈，日恆作畫，而不輕示人。予心疑爲君，跡之良是，相

與執手大笑，謂此真空谷足音，宜痛飲。君不甚好酒，悉出其所賄佳餚以饗予，予醉而歌，君則自起爲濡染。凡盡三日歎，予始別去，而君留如故。臨行予賦詩紀事，擬此樂於輶亭高會，謂異日載入山志，後人視我輩，亦正不啻神仙中人，武夷君何多謾矣。詩佚，當更從大千錄之。

稱劉禹生爲麻哥，實始於孫總理，蓋四十年前事。今國內有二麻。李印泉（根源）爲李麻子，名德培於禹生。章太炎寓蘇州錦帆路，生日大會賓客，太炎曰：「今日有一大紀念，兩個麻臉，陪我照相，劉立我左，他是麻哥，李立我右，他是麻子。」禹生紀此事於其所著「世載堂詩」。自註中印泉入蜀集，亦載有贈劉一絕句曰：「我是騰衝李麻子，君爲江夏劉麻哥，回首吳門十年事，太炎不見奈之何。」頃印泉息影故鄉，劉則以廣東廣西監察使之任廣州，年逾七十，而意氣特豪，議論風發泉湧，文章鬼起鵠落，成有洪憲紀事詩本事簿註四卷，徵引繁博，年來爲上海新聞報撰「世載堂雜憶」，樓述晚清掌故，日刊千言，讀者喜其雋永，報譽爲之大噪。君性通脫，既好接鴻儒，復不拒白丁，恆來達官，亦未加殊禮，斗室雜坐，談鋒四起，君顧而樂之，謂蘭艾同畦，無煩甲乙，皆足供我筆記材料。客退錄其所言，紙片零亂，悉納入座旁一小箱，王新令調之曰：楚人好謔，此箱母乃爲謔根？君亦自道其往在廣州大元帥府任宣傳局主任時，積稿累冊，胡展堂（漢民）嘗戲爲署簽曰：「謔言簿子」，謂與曾滌生之「米湯大全」，正可作對也。禹生字義爲斧，太炎每戲呼之爲劉成猿。劉於字義爲斧。汪辟疆作無情對，以劉禹生對刀馬旦，尤巧不可階。

◆◆◆◆◆ 老最子牌 ◆◆◆◆◆ 備貨最多 ◆◆◆◆◆

綢緞 呢絨 棉布 特牲 種類

時裝 設品 售價 最廉

歡迎 參觀 上京南山路電五九
比較 海口路東電話九五九

◆◆◆◆◆ 好最用信 ◆◆◆◆◆

老九和

上海汽車廠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零件 ◆◆◆◆◆ 買賣車輛

修理汽車 ◆◆◆◆◆ 推銷材料

裝配車身 ◆◆◆◆◆

承裝各式鋼甲車軌行車 ◆◆◆◆◆

總公司：四川北路一四〇八號
電話：(012)六二二五三

製造廠：大連路七四〇至七七〇號
電話：50127 50376 52036

孟買紀遊

丁則良

孟買記

57

九月二十日下午三時，我們乘的蘇格蘭皇后號便到了孟買。碼頭上很安靜，似乎對於這一大船的到達，無甚感覺。太陽投射在一些印度女人的鼻環上，閃閃發光，還有幾個黑色的巡捕站在那裏發呆。用這樣的沈靜來迎接這一船人，對於土地的渴望，未免太使人難堪了一點。倒是兩個不上十歲的乞兒，一男一女，對着船表演柔術，赤裸裸地在地上翻滾斗，要棍棒，打破了沉寂。他們年齡小，技術不純熟，有時那個男孩就從女孩的背上跌下來，女孩再乘勢跪在地，上要錢，不由得船上的同情和銅錢銀幣便一齊拋上岸去。

離開新加坡後六天的海行使得最老於海行的中國人都厭煩起來，大家談論中的話題總是離不開中國，從外灘公園之小到脂油葱花餅之好吃，從笑林廣記到魏德邁一樣樣都有人提起，而且是很認真的討論，這種對於海行的厭倦和對於中國的懷念，造成大家一個比較一致的願望：到了孟買，要趕快到唐人街去吃一頓，看看華僑的情形，四點鐘，印度自治領的海關人員上船來檢查護照。結果是中國教授和學生，沒有在南京請印度大使館簽證的，一律不能上岸。只有北大的江澤涵先生辦了這個手續，其餘各人面面相覷，一籌莫展。我的護照是南京英國大使館簽證的，上面提到我要經過印度，便拿了去試一下，居然僥倖通過。其餘諸人有和我同樣情形的也援例通過。統計一下，可以上岸的不過十二人，只佔全體中國人的五分之一強，無可奈何之中，我們十二人便決定上岸去訪中國領事館，請中國領事出面交涉，准許未簽證的上岸。十二人之中，有兩位臨時折回，只剩了十個人，在碼頭上雇了兩輛馬車，向唐人街前進。在未上車之前，先打聽中國領事館的所在地，竟無人知道，打

公共電話去，又正是下辦公的時候，沒有人接。大家的結論是到了唐人街，看見華僑，定可問個分曉。

我們到過新加坡的，無形中有一種

錯覺，以為海外的華僑都像新加坡的那樣有勢力，殊不知這種想法在第一次拿出來應用的時候，就大大錯誤。孟買的唐人街，又偏僻，又狹小，又髒，附近

是印度的妓女窟，（趕馬車的印度人稱之為“Women's Market”）。到了一家廣東飯館，叫了菜，同時向老板打聽

中國領事是谁，領事館在什麼地方，他們竟完全回答不出。這真使人失望極了

。這充份說明孟買華僑教育程度之差，大概平時和領事館毫無接觸。後來在街上遇見一個山東人，他也說不清楚，他說領事好像是姓周，可到一家金陵酒家去打聽打聽。

飯後乘了原馬車去找金陵酒家。這倒是一家大的飯店，開在熱鬧的大街上，酒家的經理姓陳，問他知不知道周領事，他說周領事在幾個月前已經調走了，現任的是一位余領事。於是由他幫忙，給余領事通了電話，並且僱了汽車，

帶我們去余領事家裏一談。

余領事號子毅，湖北人，態度很誠懇，他說關於中國學生不能上岸，可訪警察局長通融辦理，明天當來船上告知結果。歸途承金陵酒家的陳經理告訴我們，唐人街一帶最好不要多去，那裏時常發生鬥毆，華僑在那裏的有不少以賭博，吸鸦片，為生。所謂鬥毆，並不是印同之爭，而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有時竟造成慘案，對簿公庭。

九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我們一早便上岸去看。孟買的街道有些像上海。

街上已經看不見人力車，電車汽車之外，還有馬車。有時竟還有一二輛牛車在街上走。街上最使人注意的是印度的婦女的服裝，印度在工業，交通等方面比中國進步得多，可是它的婦女却不像中國婦女那樣追趕時髦。許多人還都是披着那一條長紗，各種顏色的都有。在安靜的街道上看着她們緩步，倒也別有風味。此外額上點紅點的和鼻子上帶鼻環的也不少。就是男子的衣服，也不是徹底的西化。譬如有些學生，上身穿一襯衫，而下身仍穿一條裙子似的東西。甚

至穿了一身西裝，而腳上却是一雙拖鞋。這種情形，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窮，而另一則是惰性。

在街上遇到中國銀行的李周英先生，彼此自我介紹之後，承他帶我去遊覽威爾士親王博物院，動物園空中花園和甘地講道的海灘。談起印度，我們知道最近旁遮普的大騷動纔告平息，在孟買西北的喀喇蚩（巴基斯坦首府）還在戒嚴。單祇拉好兒一地死傷就在四五萬人以上。東方的兩大古國都在自相屠殺，真不失為難兄難弟。

雖然如此，印度人却不大看得起中國人。在這裏，華僑的勢力很小，表現也比南洋各地為差。印度的報紙簡直不登關於中國的消息。我買了一份英文報，叫做 *We Sunday Standard of India*，這本是一家大報，銷路不小。一份報有十幾張，其中有一整張專講算命的，說今天宜在家，不宜出行之類的話。但全報毫無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的消息。我仔細的搜尋，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裏，找到一條電訊，說北平的妓女正在受訓，將來要訓練成爲世界上最最有知識的妓女。

令人看了啼笑皆非！據李先生說，中國領事館也窮得很，照理領事館的經費裏沒有汽車的設備，可是出去交際又不得不坐汽車。結果勉強找了一部汽車，是多少年前的，發動起來就要費不少時間。有一次加爾各答有一外交宴會，中國領事當然在被請之列。會散後各國領事的汽車都是一傳即到，只有中國領事的汽車不靈，席中的時候就擅自溜掉了。

從兩天的經驗裏，我覺得中國政府要想幫助各地華僑的事業發展，就必須要加強使領館的任務，而要想加強使領館的任務，就必須提高他們的經費，使他們可以有所作爲。就像孟買唐人街的華僑，根本不知領事是誰，想來不是現任領事的過錯。這種情形，大概相沿已久。要整頓就要積極動手，就要用錢。試想連參加一個宴會都有困難，還談得上什麼真正推動事務呢！

九月二十二日，船上增加了一千六百人，（其中大部是英國駐印的軍隊）裝好之後，下午一時就離開孟買，進入阿勒伯海了。

★ 定閱辦法 ★

一、一次預付定費五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上訂閱本報者，本社於收到來款後，即掣給定單為憑，並照定期數，優待辦法寄報，其優待利益如下：

(一) 一次預付五萬元以上，照定價九折，十萬元以上八五折，二十萬元以上八折。

(二) 定戶於出版時儘先提早發書。

二、來函希用正楷書明詳細地址及姓名（或機關名稱）以免誤失。

三、平寄郵費免收，如欲掛號或航寄須於來函時聲明，所需郵費在所付定款中扣除。

四、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出，如由郵匯請註明上海（五）吳淞路郵局，函寄現款，如有遺失本社概不負責。

五、國外訂閱全年美金四元，半年美金二元，零售每冊美金五角。郵費另加，平寄美金一角，掛號美金六角，航掛美金一元。

★ 歡迎定閱 ★

天文臺

報 調
漫版一卷第三期十一月合刊

民國二年五月香港創刊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重慶復刊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遷滬出版

主發行人編 陳孝威

地址：上海海寧路二〇六號
電話：四三〇五〇號

特約經售處
南京辦事處

國府西街小隍城巷二號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四三〇五〇號

五洲書報社

大公報分館
求知書店
南達書報社
建國書店

北平濟南廣州梧州梅縣油頭
柳州南寧梧州新嘉興
大公報分館
中山日報社
國聞書報社
新新書店
中國書業公司
發記報局
莫林記報局
友聯書報局
莫林記報局

貴陽都勻
長沙鎮遠
泉州安鋪
漳州龍岩
南昌
新嘉興
清雲書店
鴻文閣書店
學生書店
曉莊書店
求知書店

Published by The OBSERVATORY PRESS
206 Haining Road, Shanghai (T. 43050)
Chief Editor: Chen Haiao-Wei

著 威 孝 陳

憶國東昧會

行印社版出台文天

號六〇二路事海海上

書新版八

幅八本原電函可贊袖領國大三英美中印精訂增

作者陳孝威先生，過去所著抗戰論文，約數百萬言，傳誦當世久矣。三十二年八月，曾蒙今國府主席電獎，有「爭國際之同情，禦敵奸之膽魄」等語，士林引為殊榮。蓋先生之英譯論文，盛行於英美名公，如羅斯福先生、丘吉爾先生、史迪威先生等，皆為「絕妙讀物」。

本書由「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及「會師東京」二小冊子合編而成，兩冊子各以各自風行於自由區，而英文流傳最廣，誠為各國之抗戰，則英國於此，實為多矣。購者無不榮之。

定價一千四萬壹幣國價外另費郵埠

元十伍零千一冊每號掛
元百八千三冊每掛航

元百三冊每寄平：費寄郵

補少退多費收定規局郵照成二費郵匯加發批業同

發批業同 購函者請 選 欢